

愛之情之福音

著 基 斯 羅 爾 克
譯 毅 君 唐



正 中 書 局 印 行

133

譯序

這本書是十九世紀之末波蘭作家克爾羅斯基 (Kierkegaard) 作的，後來由約翰丹勒 (Janh Buller) 譯為英文名 (愛情之福音) Gospel of Love，不過不久就絕版了。我早見牛英文雜誌中介紹到此書希望有人重印，但是一直未見原書。這次到重慶在一舊書店中發現此書，不知自何處來。書店老闆用一白紙條寫了一不大雅的名辭，叫什麼「愛情之秘密」貼在上面，大概是希望早賣出，但是我那書夾在書架角上面，灰塵已很厚，大概已放了很久，仍不會賣出。我想其原因在買書的人如果是比較高尚的人，看見此名辭便不肯翻此書。而一般人翻開，看見前幾篇，便覺莫明其妙，所以一直未賣出。我見了很高興，就把牠買回。我常常覺到中國現代青年的愛情與婚姻的問題，需要有一本指導的書，但是我始終不會在國內出版此類書中看見一本好的。因為作這種書的人第一必需對於青年之感情能了解能同情，其次還要站在一很深的人生哲學之立場來討論此問題，這事的確不易。我本來有意對此問題作一討論，但是自覺此二條件都不夠，所以不敢下筆。我自發現此書後，覺此書大體很合我的理想，只是嫌牠宗教的意味太濃一點，與中國人之精神不合。於是其教理之親切卻非常難得，於是我決心把牠譯出來。

原書分八章，第一二章是泛論愛情與婚姻的哲學，第三四五章是論愛情與婚姻之一般

問題，第六章論愛情中之邏輯，第七章論人類何以有兩性，第八章論絕對愛情。自理論上說，以後三章為最精彩，但是很不易懂，其次是第一二章，但是對一般人說，則以第三四五章為最有用。我在去年五月中費了一月的工夫譯完了前五章，但因敵機轟炸，我在教部之宿舍側榻，此原書裹在一包衣服中，因我那時適到他處去，回部時見工友所清出之書物中獨失去此包衣服，大概是別人因偷衣服連此書亦偷去。我曾出一啓事請人送還此書，竟無音信。後來有一日在廚房邊見此書之一頁，我想一定是有人拿來燒了，以圖滅跡。我見了此頁，心中非常難過，我覺此書之命運是太可悲了，只好把此頁保存起來，現在還存在，我望不再失去。而且希望此書英文本再能重版，或我再遇見一本，那時再來翻譯後三章。好在前五章是一獨立系統，全是藉德拉斯口中說出，後三章乃作者用論文體裁寫的，在愛情之邏輯一章是論愛情關係中之辨證法，大概是前五章中所暗示，不過此章特提出來講，全是抽象理論。第七八章的思想太玄妙，如第七章論人類之有兩性歸於時間空間，空間的靈魂化身為女子，時間的靈魂化身為男子，又論及每一男子之靈魂中有一女子，女子靈魂中有一男子，而此潛伏異性能嫉妬，所以推論到人類將來會進化到無男女分別。生物是由一性而兩性，人類則將由兩性而一性。第八章絕對愛情尤為玄妙，這三章對中國一般讀者反無用處。所以我便把前五章的譯稿拿來整理一下，只因原書已失，有些地方的錯誤無法改正，恐失原意，這是我要向已死的原著者道歉的地方。二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唐君毅序於中央大學

第一章 靈與肉

德拉斯——原是波斯教的信徒——已認識了婆羅門教中梵天的真理，現在經過中央亞細亞來到了印度，正沿着恆河之岸將走到喜馬拉雅山去隱居，預備練養他的靈魂，沉入於宇宙的真實與梵天冥合。他現在已忘了他過去所著的一切的書及一切教訓人們的言語，忘了他過去一切的經歷，那一切的一切對於他內在的自我是何等偶然的事啊。他現在恆河邊的沙岸上，踏着無盡的恆河沙，凝視着浩浩的波浪不息的流，時復遙望雲霄中的喜馬拉雅山上的積雪，那兒的山巖之畔將是他築室隱居之所。他想着那山上古往今來無數的修行者，他們或已升度到梵天或身體已毀化，但他們的幽靈尚在谷底山坳作死後的修持，現在他將要去與他們為伴。他蹣跚的獨行着，足下的沙，河中的波浪，遙望中的雪山同頭上的陽光，徧野的森林與森林下的行人，這一切的一切都是何等的靜穆呀！靜穆中潛藏着深遠；這宇宙真是深遠呀！——他在凝思，在冥想。他忽而立着，皓白的鬚髮隨風飄動，似乎在與喜馬拉雅山的雪頂互相掩映。他的深凹而大的眼中突然射出由巖峻而化為柔和與慈祥的光，原來他的對面已跑來一羣男女的青年——青年，他愛的青年。青年是可愛的，因為他們潛藏着無盡的可能，他曾在每一青年的身體之旁，看見一團充實而柔軟的生命力，這生

命力是通於宇宙的真實。他曾想作青年的教師，曾為他們著了許多書，這些書由波斯流傳到印度，為印度青年所誦讀。但是他現在要去隱居，不能再作青年的教師，那是根據於一更深的理由。他看見一羣青年跑來，他知道他們都是他的書的讀者，他們大概都是知道他要在此經過所以來看他。誰聯結他與他們的心，那是他與他們共同的爱真理的熱誠，人類爱真理的熱誠，將異國異地的人心相聯結，他對於人類之有此爱真之熱誠本身生出一種感激。現在他們跑來了，他們分別的行印度禮來吻他的足，他遂與他們同走到附近的森林參差的坐下。

一個瘦長的青年立起說：「我們早就知道我們的先知要來了。我們知道您將要隱居到那雪山的山腰，您有那更深的理由，我們知道已無法挽留您在人間世著書。所以我們相約來迎接您，並要問您一問題，這是您一切的書上所未會談到的，而過去的聖者先知亦少有真當作一問題來談的。這問題自起世間的眼光來看，誠然是不重要的，然而自世間的眼光來看，則是非常普遍的。這問題就是男女的問題，我們都愛您所宣揚的精神的哲學，我們都很能欣賞一切偉大的先知哲人之宗教與哲學的智慧。但是我記得德國的詩哲席勒有一句話「無論哲學家們怎樣想，世界還是被愛情與飢餓支配着呢」。我常常想，當一切先知哲人宣揚精神的教義時，都在他們的晚年，他們已無愛情之需要，他們已不復注意此問題，而宗教的先知則根本上有鄙棄此問題之趨向。如果這事真只被高的人鄙棄不屑談，而

一般人又只當作「實際需要來求滿足，您們高的人與一般人豈不是將愈分愈遠？而且您所宣揚的哲學是說一切人類的活動都是含——而且應當含形上意義道德意義精神意義的活動。您個人雖要隱居，但是您說過您是肯定人生一切活動的，您曾說人生任何活動都可通到宇宙的真實；只是所通的深度不同。但是您卻不會對於人類最普遍的男女愛情之活動，應用您的哲學來解釋，並指示出一條由男女愛情通到宇宙真實的道路。德拉斯，我們的先知，我們要坦白告訴您，當我們最初感到兩性的需要時，那只是一盲目的衝動，基督教所謂原始罪惡，佛教所謂原始的無明，我們親切的體驗到。世間的哲學都用自然的本能天性保存種族的目的來說明那些，這又是何等盲目晦暗的名辭呀，如果您的哲學是真的，我們希望您賦與牠以您所謂形上的意義、道德的意義、精神的意義，並告訴我們如何由牠也可通到宇宙真實的道路，我們將深深的感激您，並慶祝您昭示於世間的哲學之永遠的勝利。」

德拉斯聽了那青年的話，於是答道：「青年朋友們，我將告訴你們的確我所宣揚的精神哲學是絕對不打折扣的，一切精神的哲學都是如此。但是你們應該了解過去的哲人先知及我過去何以不談這問題的道理，乃因為你們只要真知道精神哲學的深義，你們自然可以一朝發現男女愛情之形上的精神的意義。如果你們不能自動去發現，談這問題或將使你們精神不自覺的更趨於下降。這有他們的苦心，你們當深深體會。不過現在的時代是不同

了，學問家已經把一切人的生活內容放在學問的研究之下，在現代學問家所謂學問的研究之下，一切人生活動都剝去牠深遠的意義而平凡化方式化，這樣將阻塞了人類了解精神的哲學之路。現代的學問家，是從人生比較低的活動解釋到比較高的活動，於是以為比較高的活動是不真實的虛幻。所以我們現在的確需要翻轉過來，對於所謂比較低的活動，都從更高的活動的眼光來重加解釋，賦與他更高的意義。愛情在人生的活動中通常是站在比較低的地位，我們現在是首先要把牠的意義提升，使人在愛情生活本身中可以發現他道德求進步精神求上升之路，而可以通到形而上之真實。所以對於你們的問題，我很願意加以答復。你們任何關於男女間愛情婚姻的問題，都可以提出來問我。你們最好問一個我才答復一個，因為一切的話都是對問題而有意義。我不願在森林之畔作關於愛情之哲學講演，講演是最無意思的事了。你們先舉出具體的問題讓我來答復吧。」

於是那一個瘦長的青年重新立起道：「關於您——我們的先知所著的書，我們已看得很多了；但是我希望您在此時此地把您的哲學之根本意義，您對於所謂人生高的活動之解釋，先用簡單而沉重的語言重述一次。因為此時此地的重述是您從來所不曾有的，那在我們耳中聽來便是絕對新的了。」

德拉斯先用極其柔和的目光答應一聲「好」，轉瞬又變為深沉，似乎包含着嚴肅，而柔和自嚴肅中透露出來。他又睜大了他的眼，似乎要籠罩着無窮的天宇。無數青年似乎被

他目光所注射後，反而低下了眉靜聽他的話語：

「一切存在來自那無窮無際，絕對完美，真實不虛，永遠常住，無形無象，先天地生的生命本體，精神實在，世界主宰，宇宙靈魂，神之自身，——那原始之太一。」

「一切存在也還要求復歸於那生命本體，精神實在，世界主宰，宇宙靈魂——那原始之太一。」

「一切存在是多，而要還歸於原始之太一之一。」

「這便是一切存在之活動共同遵循之律則。」

「於是一切存在都要想破除他存在之限制，而求與其他存在交感流通而互相滲融各自超越他有限的自己。然而一切存在中只有人類才能真正自覺的要求破除他存在之限制而自覺的渴慕無限，所以只有人類才能真實無限的生命意義，領略無限的精神意味，要求與世界之主宰、宇宙之靈魂冥合無間，還歸於原始之太一。但是人類憑藉什麼以還歸於那原始之太一？這就是人類自內心流出之源源不息生生不已綿綿不斷浩浩不窮之愛。」

「人之愛破除人成形後之限制，人之愛即是那無限者透入於人心的影子。那影子呼召人有限的靈魂生命還歸於他所自生的宇宙靈魂生命本體之懷。所以人之愛原是不息不已不斷不窮，——牠本是以無限者為其根原。人有不息不已不斷不窮的愛，愛是使人的生命日趨光大，精神日漸開闢，靈魂日益充實，使他內心的世界內心的宇宙與真實的世界真實的

宇宙接觸之唯一門戶。

「人類原始的愛本是無限的愛，而且是向各方面發展之無限的愛。」

「人類有對於真理之無限的愛，這是要認識宇宙世界一切之理使宇宙世界中一切之理為我心的認識，而成我心之內容，使我之全部智力得所投注，而內外打通，而破除我們知識之內在的障礙以實現無限。」

「人類有對於一切的美之無限的愛，這是要使宇宙世界之形相為我所觀照，使我之全部生命情調得所投注，內外打通而破除我們情緒之內在的紆結以實現無限。」

「人類有對於一切人與其他生物之無限的愛，這是要以我一人之生命對其他之生命發生同情與之共感，以我之行為將我生命中所實現之價值貢獻於人，要人亦實現使我之整個生命靈魂聯繫於其他之一切生命靈魂，而在其他之生命靈魂中發見我生命靈魂之影子，同時使我之生命靈魂之意義寄託在其他一切生命靈魂而使我之整個生命靈魂之力得所投注，而破除自我本身之限制以實現無限。」

「人類有對於那原始之太一，那生命本體、精神實在、世界主宰、宇宙靈魂、那神之本身的無限的愛，這是對於一切愛之源的愛。這是想還歸於愛之源，使我之愛之本身得所投注而破除我們之成為存在者之限制以實現無限。」

「這四種愛真是成為無限的開展時，就是人類最高的愛。因為這四種愛都是純粹的要

求超越自己而投到自己以外。當牠是無限的開展時，會忘了自己而能犧牲自己之一切，以完成此愛之開展；如是便能還歸於那原始之太一，生命本體，精神實在、世界主宰、宇宙靈魂，獲得真正的內在之滿足，享受宇宙靈魂、世界主宰、創造世界宇宙之愉快與歡樂。所以，只有歌頌人類之求真、求美、求善、求神的文學是最偉大的文學；只有說明人類之求真、求美、求善、求神的哲學是最深徹的哲學；只有訓練人求真、求美、求善、求神的教育是最理想的教育；只有去掉一切人求真、求美、求善、求神之阻礙的政治經濟制度才是最適合的政治經濟制度；只有勸化人去求真、求美、求善、求神的福音才是永遠存在的福音；只有真正的永不無限的去求真、求美、愛善、愛神的人才是最偉大的人。

「但是孩子們，真正自然永不無限的只愛真、愛美、愛善、愛神的人，是人類中的天才，是神在現世界的化身，百世難得一遇的。我同你們都只是普通的人，我們只能勉勵的求永不無限的去愛真、愛美、愛善、愛神，我們不能自然的出乎天性的永不無限的去愛真、美、善神。」

「我們對於那種自然的出乎天性的永不無限的去愛真、美、善神者，我們只能對他們尊仰崇拜，把他們當作我們的模範，當着我們前路的指導者，使我們在黑暗中看見光明；我們不要輕易自許是那樣的與他們平等。因為如果你本不是而竟不自量的走上前去



自居於與他們平等的地位，你失去他們光明之前導，失去了模範的人物，你將成爲一個人在黑暗中摸索的孤獨者了。所以你們最好是虛心一些，把自己放在較低的地位，不要與他們平列，你只能自居於奮勉的向真、美、善的路道走的人。而且你們要想着你自己力量之小，你不是像他們那樣冥心直進的求真、美、善神而捨棄世間一切的人，所以你們須循序前進，須將你愛真、美、善神的心與你們現實生活聯繫，而在你們現實生活之開展中逐步的增強你對於真、美、善神之愛好。灌輸超現實的意義於你們之現實生活中，以慢慢轉化你們之現實生活。這是你們最妥當穩健的求精神上升之道。所以我將對於你們之現實愛情生活與以精神的解釋，加以精神的指導，使你們能在愛情生活實現超越通常所謂愛情生活上之人生價值，而使你們在愛情生活也可作出使你們精神上升之事業。

「孩子們，我決不輕視男女之愛之價值。根本上宇宙間只有一種愛，一切的爱都是一種愛的分化，宇宙間只有一種愛，因爲只有一種神實在生命本體。一切的爱都是那神實在生命本體在人心投射的影子，都是在使人接觸那神實在生命本體。男女之愛決不是與其他所謂純精神的愛根本不同的愛，他與其他之愛之不同只是模式之不同，在本質上與其他之愛全是息息相通。所以男女之愛本身便含各種所謂純精神之愛，純精神之愛即常由男女之愛中脫化而出。你們心中的愛源如池中的水向各方動盪成各種的水波，其實水只是同一之水呵。

「孩子們，我現在先指出男女之愛與其他四種所謂純精神之愛是同源的證據與你們看吧。你們可能記起當你們到了青年希望有配偶時，亦即是你們最求知識對於一切事物好奇心最盛的時候，對於文學藝術之美最想去欣賞創造的時候，社會的正義感最強的時候，而且對於神祕不可知的東西最富於虔敬的情緒的時候。這事實便證明你們之求異性與你們之愛真、美、善及宗教之情緒是同時發展的。但你們何不想想牠們爲什麼恰巧是如此同時發展？這各種心理之同時發展如一樹同時向四方分枝，當你見一樹向四方分枝時，你不是會自然的想這四方之枝出自同一之幹的内部生長力嗎？你們何不因見你們之求異性與求真美善之心同時發展而想像他們出自你內部生命精神之生長力，猶如一幹之分出數枝呢？孩子們，我要告訴你，即在你們最低的愛異性之心理中即含有愛真、愛美、愛善與宗教之情緒。你最初覺得一異性引你注目不常是由於她之美嗎？這即是一愛美心，而且你最初覺得異性是異性時，你便對異性身心之一切有一種探問心好奇心，你們又該知道這即是一種求真心之表露了。而且當你愛一異性時，你常會希望與之共同生活，縱然是共同歡樂吧，但是歡樂而求共同，這求共同的意思便是一種善了。而且你在真愛上一異性時，你常覺對方可以主宰你之靈魂與生命，你常覺對方有一種自上至下吸引你控制你的力量，使你傾倒。你們要知道這又是一種宗教的情緒在其中透露了呵。所以，孩子們，你們要知道在你們最粗淺的愛異性的心中，便包含有那四種愛，如果把那四種愛抽去，你之愛異性根本不可

能。你們如何可以因愛異性而忘卻那四種愛？我又如何能說愛異性是卑下的事呢？

「孩子們，如果你們知道最粗淺的愛異性之心理中即含有對於真善美之愛及一種宗教之情緒，你們便當首先努力實現真善美之價值，並盡量包含宗教之情緒於你們之男女關係中。這一點我想你們已都知道，或已都作到，我只是重新說說罷了。」——因為真理不怕重複的說的。

「孩子們，你必須實現真之價值於你們之愛情關係中。這即是說，你必須處處真誠坦白以表現自己之真實，你必須努力了解對方以認識對方之真實。你必須真誠坦白而後為對方所了解，你也必須努力了解對方而後知對方對你之真誠坦白。這中間有一環抱的智慧。你必須實現美的價值於你們的愛情關係中，這即是說，你必須使你態度之表現溫厚，你必須對對方心理曲折能體貼，你必須態度溫厚才能與你所體貼出的對方心理以安慰，你也必須體貼才能真了解對方內心的溫厚。這中間也有一環抱的智慧。

「溫厚與體貼使你們念念相通，息息相感，這中間表現一精神人格及情緒生活之和諧，這和諧是一種美的價值之實現。你必須實現宗教價值於你們的愛情關係中，這即是說，你對於對方要有尊敬與信心，因為人對於神聖之愛所包含的最主要的質素正是敬與信。敬是你敬對方，信是信對方對你。你必須有敬而後願意信，你必須有信而後更堅固你的敬。你之敬他信他增進他之自敬與自信，而他對你亦將以敬信來增進你之自敬與自信。

你對他之敬信。這是你們之以事神之態度來相事，使你們愛情之關係中包含宗教的意義，實現出宗教的價值。

「真誠坦白了解對方，溫厚與體貼，敬與信，都是一種善。不過這一切的善都原於一根本的善，即同情不自私。你必須有同情才能體貼，能體貼而後有真正的了解，有真了解而後知道對方人格之真可敬可信，由真敬信對方才更願意盡量表現你之真誠坦白與態度之溫厚。所以同情是前三者之根原。同情則不自私，不自私不只是不自私自己之所有物，而且不自私自己之優良品性。所以真正不自私者在愛情中便要希望將自己之優良品性感化對方，不僅自己努力為善，而且希望對方同時為善，共同努力於人生之正當事業，賴彼此之同情的感應品性互相影響以促進彼此之人格，使彼此成為更可敬可信，求之人間更高的精神之貫通，人格之和諧與生活意義之充實。」

「孩子們，如果你們覺得實現如是真善美價值的男女之愛之可寶貴，你們便可進而了解真善美本身之可愛，而在各方面實現真善美，而有男女之愛以外的其他文學藝術宗教道德之活動。你們不可沉陷在男女之愛情中，你們當自各方面實現你人生之意義與價值，使你人格在各方面得圓滿的發展。你應當有愛情以外之生活，而你使你之人格在各方面完滿發展又正是你真正的愛人所希望的。我們不是剛才說過在真正的愛情中應當求彼此人格之促進嗎？」

德拉斯說到這裏，他似乎倦了，他自動的擇一樹旁坐下。那許多青年有的覺他的話可以作他們自己的針砭，有的覺得這些話已聽厭了，覺他們所崇敬的先知何以說出的話仍然如此的平凡。有的覺每一度聽這平凡的話，仍然好似初次聽這類話時一般永遠感到新妍的意義。有的覺這些話從他口中說出便覺有意味。有的覺他的話表面雖很普通，然而他是從一特殊的見地推演下來的。有的覺他將真美善及宗教的價值配入愛情生活很好玩。這些青年人不同的反應，德拉斯都看得出，他都容許。忽然有一個青年舉起粗壯的手臂立起道：

「先知，您的話我聽起來毫無趣味。不過我知道您的寬大，可以讓我自由的發問。老實說，我是一唯物主義者，我是曾受生物學洗禮的青年。我今天不是來迎接您而是好奇。我剛才聽了您的話，很使我反感。什麼宇宙靈魂，什麼人格精神，我都不懂。我知道的只是一種生理衝動，男女相愛根本總不外身體與身體要求結合。我現在愛一個女子，老實說，我最後的目的在得她的物質之身體。」他說到這裏，其他的青年都笑起來了。他似乎很發怒。大聲的說：「我承認我的話有些粗野，但是真實的。你們的話也許是文雅的，但是虛偽的。」虛偽二字似乎使那些青年都停止了笑，因為青年是愛真實的呵。

德拉斯從容地自樹下起立，一手攀着由他巔擱下垂過去的樹枝，忽然變作格外慈祥地含着微笑道：

「好朋友，好孩子，你靜靜吧，你的話恐怕錯了。我告訴你，在男女之愛中你以為你所愛的是對方的物質之身體，這實是你的幻覺。因為你的對方實際上只是一生命精神。如果你說你只看見他的物質身體，那嗎你便要知道從他心目中看來，也只看見你之物質身體。但你可真自以為你即等於你之物質身體嗎？孩子，你試瞑目細想你自己是什麼；你將發現你自己只有許多情緒、意志、思想、感覺之活動，然而這些都只是你生命精神之表現。譬如你現在在愛他，愛是你情緒之活動，愛本身不是物質。你明覺你是許多情緒、意志、思想、感覺所自發之主體，你決不真以為你只是一物質之身體。如果你自己不是，你也不當以為他是。孩子，你要知道所謂身體，只是一生命精神在另一生命精神中所投射的影子。從你或他人各人自己反省，都自知為一生命精神。只是你們從外表看你或他人，你們才見你與他人身體之存在。所以你以為你所求於你對方的是他的身體與你的身體之結合，這只是你的幻覺，實際上你所求的只是你們生命精神之結合。孩子，縱然你們在只有身體之結合時，實際上也不是身體在結合，而是你們潛在生命精神間有一種冥契之結合。孩子，我要告訴你，人生的一切活動都是要超越物質身體而升到或還歸於我們個人生命精神之來源所自的宇宙生命精神，宇宙靈魂，即男女間之生理要求也是。——這一種秘密是久被人忘卻了。——孩子，我告訴你，你們在男女間之生理要求，在旁人或自己外面看來好似只是求求身體之結合，男女本身此時的心理，實際上都是希望將自己之身體贈送與對方，向

對方拋擲，而忘了他自己之身體，去掉他身體對於精神的負擔，所以男女可以因而得一種忘我的滿足，覺身體之不復存在，這即表示他們是暫時由身體中獲得一種解放。孩子，這一種滿足之樂不來自你們之念着你們的身體，而來自你們之暫時忘卻你們的身體，即證明這種滿足之樂不來自你們之身體結合，而來自你們之潛在的生命精神之結合；即來自你們之暫時破除你們之限制的自我，而深深淺淺多多少少接觸了你們共同所依的形而上的宇宙生命精神宇宙靈魂。孩子，身體之結合只是你們之生命精神結合而接觸還歸於那形而上之宇宙靈魂之外表的象徵。孩子，外表看來是正性的身體結合之要求，在內部看來卻是身體觀念之忘卻，身體觀念之超越。所以，孩子，你們決不要說你們身體結合時滿足之樂來自你們身體結合本身，——那是來自你們暫時同接觸了你們共同所依之形上的宇宙靈魂。你們的歡喜，只是由於分享那宇宙靈魂所包含的無窮無際的價值與意義而來的歡喜，在你們心中透露。孩子，這一種歡喜之由你們接觸的形上實在來，不來自你們之身體結合，猶如你們這兩手交叉到河中去捧水，捧水之樂不來自你們之兩手交叉，而來自捧住了水。孩子，這亦是一最深的秘密，你們不能用褻瀆的私心去思維。你們當由此更認識人生的一切活動，都是要超越物質身體而上升或還歸到宇宙靈魂的真理。」

德拉斯說完，大家都靜下，正在默想。但是那原來發問的青年卻不默想，他馬上起來說道：「你的話我也難一一駁倒。只是你既然說男女之求身體結合，即暫時還原於形上之

宇宙靈魂，而身體結合之歡樂也是自那裏來。那我何妨只求那種歡樂，何必需要什麼人格精神之結合呢？」

德拉斯道：「孩子，如果你們真了解，即你們目的在求身體結合時，實際上所求的也是潛在生命精神之冥會的結合而接觸形而上之宇宙靈魂，身體之結合只是外表的象徵。你們不要見一切男女都有身體結合，便以為一切男女之身體接觸所感的是一回事。因為身體接觸只是一外表的象徵，其所象徵的價值意義是千差萬別的。猶如到河中捧水，有的捧的是很深的水，有的捧的是很淺的水，有的是捧平靜的水，有的是捧急流的水。所以外表似乎是一樣的身體結合，其所含之價值意義截然不同，所引生的歡樂也截然不同其深度。這深度全以所象徵的二人靈魂還歸於宇宙靈魂之深度而定。」

「男女間只有有最高的人格之了解感應和諧者，才能有最高的人格之結合靈魂之結合，還歸至宇宙靈魂之最深處而感受更深的歡樂。所以，孩子們，你們的目的縱然在得那種歡樂，你們也當首先求內在的靈魂人格之更深的結合，求靈魂人格之結合心內之聯繫，彼此間最純潔的友誼之養成，忘了一切求身體結合的意念，因為你們必須忘了後者，才能努力求前者。你們必須真有了前者，後者才有更深的意義。你們當首先只想着如何求你們靈魂人格之結合，把求身體結合之念壓下去，待你們真有靈魂人格之結合而願意終身相伴時再放開壓力讓後一種意念自然的展開。但你們在此時仍不要把你的心沉沒在後者之中，你當

視你同他的握手，只是你們將要自覺的共同作事而且將所作的互相贈與留下一點的象徵。你們情不自禁的吻，只是共同感觸在你們之上的形上的精神實在忽然降臨把你們聯繫，你們覺那形上的精神實在之不可言說，於是互相閉住口表示他之不能言說，於是你們互相閉住口，或為對那形上的精神實在之一種由虔敬與信仰而生的緘默的象徵。你們的相抱，只是要求你們精神人格互相貫通影響，你們精神人格的力量要互相投注以求彼此精神人格之充實與和諧的象徵。以至你們之不怕赤身為對方所見，只是你們要彼此坦白真誠不能有一點自我之祕密與隱藏。你在任何人前都可以用衣服來遮蓋，隱藏你自己幾分，只有在與你共同生活的人前你一切都為他所見，於是你們之赤身相見成為你們自覺的求人格之光明純潔無疵的象徵。你們真有這樣清明廣大的心量，去從事於這種愛情的表示，你們便能一方從事於此愛情之表示，一方將你們的心從這種表示超拔出來，而神游於遙遠的蒼穹，自己欣賞玩味此種表示之最深的意義。你們的愛情之表示成為最偉大神聖的愛情之表示，你們之身體結合成為真正的精神人格之結合的象徵了。」

德拉斯說此段時，態度非常認真，說到其中有些地方，一些女青年羞得臉都紅了。但是德拉斯只忠實於他所見之真理，他不顧這些。有的青年覺得他太有趣，他從接吻、擁抱中都找出形上的意義，可含真善美……等價值真有趣。但有的青年都很不滿，覺得他是把形而上之精神實在，把真善美……等價值之地位降低了，他的不滿顯於形色。但他的旁邊

有一青年忽然站起來說他的感想，並引出一個新問題來：

「我們的先知，告訴我們男女之身體結合之樂，也原於形上之精神實在，也可含真善美之價值，我一點也不覺得是將形上之精神實在或真善美之地位降低。他的話只使我們更知道那形上的精神實在是萬化的根原，一切幸福的胚胎，真善美之主宰、人生之一切。他把人間認為純屬現實界的男女之樂歸到超現實界之形上的精神實在，其中可含起現實的真善美，使我們對那形上的精神實在之偉大更為讚嘆，對於真善美更為崇敬，更增長我們去實現形上的精神實在之意思的努力，增長我們對一切真善美之實現的努力。不過我現在想起一純理智的問題要問我們的先知，即世間何以只有男女兩性，如何沒有第三性，又何不只有一性，我老實告訴你，先知，有一次我在街上走，發見一切人不是男子便是女子，竟無第三種，也不少一種，曾使我生極大的驚訝。人為什麼只有男女兩種？而且只有在男女間才有那種愛的要求？男女間又總可能有那種愛的要求呢？這要請您進一層的解答！」

德拉斯道：「孩子，關於這個問題，說起來太深遠了。我簡單的從淺處答復吧。這我想你們中有許多人已知了，我也無妨再說。

「孩子，一切現實存在的東西，都是相對而存在，有一必須另一與之相對。因為一切正面者必須與為其反面者相對，正面者即反「反面者」，必有反面者來為其所反，故必要

有反面者才使正成爲正。相對者皆互爲正反。所以，有在左者便有在右者，有在下者便有在上者，有動者便有靜者，有剛者便有柔者，有創造者便有保守者。而只有相對的東西才總都是在互相轉易互相補足互相依賴互相扶持互相含攝。

「所以，一切高處的水要往低處流，地面的水又要蒸爲美麗的雲霞。

「你看田邊的樹枝，左面發一枝，右面便將再發一枝。

「一切動的東西要歸於安定，一切靜的東西要求動。

「最柔的腦髓要最硬的頭骨來保護，最硬的金剛石要用最柔的絨來包裹。至柔的含着至剛，所以水能衝壞千年的巖石；至剛的含着至柔，所以金剛石的光是那般的柔和。

「埋藏在地下的煤，保持着最多的潛能，應用起來便顯出最大的創造力，而最好的創造是要創造一種又好又能長久存在能保持牠自己的東西。

「一切相對的東西，都是互相轉易、補足、依賴、扶持、含攝——相對者相對而存在。所以物質中有陰電子陽電子，生物中有雌雄，人類中有男女，他們都是相對而存在，互相吸引而互相補足，他們只都是一偏，合起來才成一全體。

「人類中之男女之原始的性格永遠是相對，在本質上永遠是各有所偏。儘管由教育與環境可以改造這些原始的性格，然而本質上之生命情調始終是在不同的偏向，一向東去一向西來。我們永可說男女在本質上是代表宇宙之相對而相反之兩種質素，他們各代表宇宙

性質之一面。關於這中間的道理，我想你們只要平心靜氣去體會，你們一朝會發現的。我可以不必多說了。

「我們了解了男女兩性各代表宇宙性質之一面，我們便更可了解男女在沈沒在他們愛情中時，爲什麼會一時忘了世界忘了自己。他們之忘了世界，是因爲他們之結合，即是宇宙之相反質素互相配合而和諧成爲完整之一體，如一小宇宙。他們之忘了自己，則由於在他們的小宇宙中，宇宙相反的質素配合而和諧，相反的質素同時即互相滲透而破除自我之障壁，於是他們同時各忘了他們自己，破除他們自我之障壁的限制，而感到他們只是一個自己。」

「但是孩子們，你們不要忘了你們在此時之感你們是一個自己只是由你們之復歸於那原始之宇宙靈魂。你們的一個自己之感，只是那原始靈魂在你們間投射之影子。你們不要以爲你們的一個自己之感是由你們自身造成。你是你，她是她，你們明明是兩個自己，兩個自己如何會成一個自己？這證明有第三者將你們聯結復包括。你們是偏的兩部分，只有包括你們的宇宙靈魂自身是全體。你們成了實際存在者，一切實際存在者便是對於宇宙靈魂之全體加以割裂剖分的東西便是一偏。割裂剖分出的偏的東西都要求復歸於全體，否定超越其偏以成全，所以男女會相求。實際上不是男求女，也不是女求男，卻是那被割裂剖分的宇宙靈魂要恢復他自己，要把被剖分出的兩部分重新合一起來，要使男女兩方一齊還

歸於宇宙靈魂之自體。所以你們相愛至深時，常覺有神在上將你們結合，你們有時會覺得你們是一個身之兩隻手，你們相愛只是那兩隻手之自相抱合。所以，孩子們，當你們相愛時，你們千萬不要忘了你們之如此相愛之所以可能，只本於那原始的宇宙靈魂之存在；你們之歡樂由那宇宙靈魂而賦與，由宇宙靈魂自你心之深處貫注下來的。你們當由此而對那宇宙靈魂感激、禮敬、信仰、而愛那宇宙靈魂自身。」

德拉斯說到這裏，不待他們發問，再一直的說下去：

「孩子們，你們真懂得我以上所說，你們便可解決那千古不決之疑，即男女如何會由交合而生子。男女是二人，如何合起來會生一人，而所生出之人又具一整個之靈魂，這問題會使許多人苦惱。

但是你們只要了解以上的道理，知道你們在相愛時是破除你們自我之障壁而讓那宇宙靈魂在你們中間透露，將你們包裹，你們便不會奇怪何以你們二人所分泌的物質會融合而化生出具整一靈魂的兒子。原來你們分泌的物質之所以能融合而且具整一的靈魂，這只是那已透露其影子於你們間之宇宙靈魂再投下一實際影子於你們分泌物質中。又可以說，你們之相愛而求身體的結合，便是預備在那宇宙靈魂中復將宇宙靈魂之影子攜帶一個下來。因為那影子是你們去攜帶的，所以你們將宇宙靈魂之影子攜帶下來時，同時投映下你們之影子，因此你們的兒子具有你們二人性格之若干點。男女相愛時，宇宙靈魂在他們中間投

射一成為一個自己之影子，男女交合時，宇宙靈魂又通過他們二人而在他們之身體所分泌物之融合時再實際投下他之一影子。

所以男女之愛，在宇宙靈魂看來，只是他由上界到下界去實際的表現他自己所經過之門。

父母子孫一代一代的連綿，只是宇宙靈魂之實際投影的段落。父母子孫一代一代的連綿，展現出宇宙靈魂之生生不已的生機，而此宇宙之生生不已的生機，則以男女之愛為門而流出。

所以，你如果有絕頂的智慧，可以從男女之愛中參悟宇宙靈魂的祕奧。不過這需要你認識男女之愛的精蘊，心在愛情而又超乎你個人的愛情生活之上才行。

第二章 愛之一源

孩子們，當你們了解了主宰男女之愛的宇宙靈魂，即是實際投射其影子成為兒子的靈魂之宇宙靈魂，宇宙靈魂是通過男女二人而復表現其自身於他們之兒子，你便可了解父母何以愛兒子之理由。這只是因為父母與兒子是在宇宙靈魂由上界到下界去表現他自己之同一路道上。宇宙靈魂是無盡的愛，無盡的光，宇宙靈魂的愛之光，表現在父母之間的是

男女之愛之光。此愛之光通過此男女，照徹此男女之心，此男女復以如是之愛之光轉而去照他的兒子，則爲父母之愛子。

所以孩子們，男女間之愛與父母對子之愛實是一種愛。父母愈相愛者，則愈愛他們之愛之結晶的兒子。他們愈愛他們愛之結晶，亦愈愛他們相互之愛，於是他們更相愛。他們的兒子因爲爲他們父母愛之光所照，接受他父母對他發出之愛之光，復反映於他父母，於是成爲兒子對父母之愛。兒子對他父母之愛光生一種反映時，同時可透過父母而望見宇宙靈魂之無盡的愛光之源。所以兒子可以對父母生無盡的孝思，而視父母爲上帝。這是由男女之愛而化生的最偉大的倫理愛——孝。

當父母有了兒子，接受兒子之無盡的孝，真被兒子視如上帝時，父母感受這一種兒子對他之愛，——這種愛似乎把父母向上推，使之更近於宇宙靈魂，於是父母間之男女之愛也更神聖化而趨於高卓。所以，男女之愛必須化爲父母及子女之愛，然後才能上升。男女在成爲父母而接受子女之孝時，其男女之愛才完成。

「孩子們，當你們了解了男女之愛可以生出子女，而子女對於父母又可以有一種孝之愛時，你便了解男女之愛便是爲的要引生出宇宙真、善、美、神聖四種價值之實現。

「父母生子女，使宇宙靈魂不斷的投下他實際的影子，這是使宇宙的真實不斷的顯現。父母間之愛，父母對子女之愛，子女對父母之愛，這三種愛之貫徹交映，便是宇宙之

一種美與善之表現。子女對於父母之無窮的孝思，視父母為上帝，這是一種宗教情緒，其中之視父母為神，即神本身光輝之透露。

「男女之愛誕育父母對子女之愛，子女對父母之愛，所以男女是一體，父子是一體，男女之愛與父子之愛只是一種愛。父母愛其子女，愛其不同時所生之子女，不同時所生之子女接受父母平等的愛光而自己也反映出愛光。這反映出的愛光，一是一直還射於父母，因為子女對父母之愛。一是旁射而及於兄弟姊妹，為兄弟姊妹之愛。兄弟姊妹與父母子女間之愛男女之愛也是一種愛。她們只是一種愛之三方面。所以你如陷於一方面，只有男女之愛而忘了父母之愛、兄弟姊妹之愛，那便算罪惡。在完滿的家庭生活中，三種愛總是同時存在，而且三種愛必然互相融和以共同存在。

「孩子們，但是你們還要想到你的父母有無窮的父母，你的子孫有無窮的子孫。你的兄弟有他們的伴侶，有他們的子孫。……當你們想到全人類直接間接都以婚姻倫理關係相連，你便可想像全人類同為婚姻倫理的關係中所表現的愛光所照射，全人類為光相網的愛的網中之一結。然而我們已說一切的愛之光都自同一的宇宙靈魂放射，所以當你們由你們間之愛而體味到那宇宙靈魂之存在還歸於那宇宙靈魂時，你便可立刻轉化你的男女之愛為對於一切人類之愛。因為你還歸於宇宙靈魂時，即與之合一，而你的心便已成宇宙靈魂表

現其愛的虛靡了。所以最了解男女之愛家庭之愛者，同時便是最偉大的人類愛者。

「不過孩子們，你們在實際上常不能由你們之男女之愛，轉化爲無盡之人類愛。這是因爲你們在男女之愛家庭之愛中，未能參悟到你們上面宇宙靈魂之存在而與之真正合一。你們在男女之愛家庭之愛中，雖然能忘掉你們各人自己，這是你們與宇宙靈魂合一的表現。但是你們在意識中，雖忘掉了你們自己，你們兩人或家人所合成之整個的自己之陰影，卻仍然在你們意識之下。你們可以自己降落而墜入那陰影之中，於是你們雖在你們二人間能各忘掉你們之自己，然而忘不掉你們所合成之自己。你們可以各不自私，然你們和你們所合成之自己而與他人對待。這就成爲你們的愛之限制，使你們不能有無盡的愛，也不能享受那偉大的人類愛者之無盡的愛，自他心中流出時所感的那種愛之歡樂，或宗教家與神合一時所感的那種愛之歡樂。他們的愛之歡樂在質上初並不與你們間之愛之歡樂不同，只是在量上是無盡的廣大。因爲在量上是無盡的廣大，所以他們的愛之光是一直的放射，後而不復有陰影之存在，拖住他們自宇宙靈魂中下降，所以質上也便可說有不同。」

「不過，孩子們，你們不是天生的那樣偉大的人類愛者神之愛者，我們都是勉勵的求爲一無私的人類愛者神之愛者，所以我們不能沒有私，我們最初不免有愛之限制，我們通常總是最初只知愛少數有切近的愛之關係的人，然後再逐漸擴充之。……」

德拉斯說到這裏，一個青年突然站起道：「我們之愛比起那偉大人物之愛是太渺小了，我的人格價值太低了，我們爲什麼不根本否定我們的男女之愛及對子女之愛，這種愛不根本是有私的嗎？」

德拉斯道：「孩子，你的意思很好。你覺得你比那些偉大的人物較爲渺小是應該的，因爲你覺得你渺小，即是你在想偉大。你覺得他們比你偉大，即他們的偉大多少映現於你自己心中。不過你因爲覺得你的愛之範圍有限制而自己藐視你的人格是錯的。你要知道從另一方面說，你同那些天生的偉大人格之人格價值是全平等的。孩子們，我告訴你，世間上有那種天生的偉大人格，他們自始即忘了男女的需要，以致忘了他們的兒女，爲人類服務，或終身只愛神，他們是偉大的。但他們之偉大如果是天生的，那嗎他們只是順他們天生的性格而如此，他們的偉大只是生他者之偉大，他們自己並不偉大。所以真正天生的偉大人格並不覺他們自己偉大，他們只覺他們是一比他更偉大的精神實在之工具。因而你不必羨慕他們的偉大，他並不自以爲偉大，他們只是對你偉大。他們對你偉大，只是你希望偉大。你希望偉大，只因你潛在靈魂是偉大。只有你將你潛在的靈魂逐步去開闢的奮勉與努力是偉大。你只要奮勉努力的求擴充你潛在靈魂中的愛，你將成爲真正的偉大者，因爲這偉大是你自己創造出來的。」

「孩子們，我還有更深的道理同你說，那種天生的只愛人類只愛神之降生者，只是字

宙靈魂顯示他自己之一種特殊的辦法。宙靈魂決不願人人都忘了男女之愛家庭之愛。因為宙靈魂之最大的祈禱在無盡的投下他實際的影子而誕育出無盡的生命。如果沒有男女之愛，即無子孫之產生，人類的未來將斬絕，而宙靈魂將無更多的影子表現於實際世界。所以人之有男女之愛，乃是宙靈魂正常的意旨。只是人類有了男女之愛又易於限制住他愛的範圍，所以宙靈魂又特創出那種絕去男女要求之偉大人格使人佩服仰讚，因而自求破除其愛之限制。其實在真正正常的人類社會所需要的，只是各人的男女之愛家庭之愛與人類愛相諧和。人生最高的理想並不是絕滅男女之愛，只是在男女之愛以外發展出其他的愛。而其他的愛之發展也並不是要另外一愛之泉源，而只是將男女家庭之愛擴充出去。因為一切的愛只有一條根。不過因個人都由父母而生，所以人之愛自然是以家庭之愛為中心。愛光之放射自然是由近及遠，於近者總要親些，於遠者總要疏些。這並不是表示我們所放出的愛之不公平，而正是表示愛之真正的公平。這一種於近者親些似乎是私，但這私是本於宙靈魂之要綿延他所表現的一切生命。這私本於宙靈魂之要普遍繼續的表現，所以這私即宇宙之普遍律則，即是公。人類要擔負使宙靈魂繼續表現之責任，所以把本來可以對一切人平等的愛，變為有親疏遠近的愛。猶如池水本是平平的躺在池中，但是他要通過水管而向四面放射時，便自然依距一中心點之遠近而散落之水有多少之不同。所以，孩子們，你們之愛家庭中人過於其他的人，正是天理而非人欲。人欲在你只知家庭

之愛而不求擴充。只要你去擴充而發展出其他的愛，人欲即解除。你最健全的人生理想，只是使你對家庭之愛與你對人類之愛相配合。理想的人格只是他的家庭之愛與對人類之愛配合到恰好的人格，並不是絕滅家庭之愛的人格。所以我們剛才所說那種天生的絕去男女之愛者，尚不是真正理想的人。他們只是人而神者，這世界之所以有他們存在，只是因為這世界中之人限制其愛於小範圍者太多了，這更不合理想人格之模式；所以上帝自己化身為那樣的人，以過者作模示使不及者慚愧。其實上帝的旨意只是要創造使對家庭之愛與對人類之愛對神之愛配合到恰好的人格。」

德拉斯說到這裏停住了口。一羣青年有的躺在樹邊，有的坐在草地上！各自回味德拉斯的話語，大都低下頭不動。德拉斯似乎倦了，他慢慢的走上附近沙堆，復凝目顯視喜馬拉雅山上的雪，似乎在想念那山上的隱居者。一般青年聽了他的話，有的覺得他的話又要走到枯燥的道德訓條上去了。大多數人覺到各人心中真切感到的問題，德拉斯尚不會予以答復。青年抬頭見他在望雪山時都怕他走了。一個沉靜而高顴皺眉的青年，首先舉起手提出他的問題：

「先知，我是相當相信宗教的人，我雖不否認我有對異性的要求，但是我覺得沒有一個我認識的異性沒有缺點。而我所愛的是完全者，我覺得不完全不如沒有，所以我不感有愛異性之必要。因而我覺得愛情是無價值的事，由男女之愛而生的父子之愛、兄弟之愛的

價值有時我也否定。所以您以上的話我不感興趣。但我不解神何以要付我以這種要求來擾亂我的心，我希望先知能與我以教訓同解釋。」

德拉斯道：「孩子，你要知道現實世間沒有絕對完全的存在。絕對完全沒有缺點，一切都好，你便沒有法子指出他之好在何處。因為一切的好都要以缺點陪襯出來。」

「孩子，世間唯一至善至美至真的存在只是神。但是因為他是太完全，他沒有任何的缺點，所以人常不知神之至善至美至真，以至許多人不信神之存在。」

「一切可見的存在必包含缺點，缺點是不完全，但必須不完全者才能為可見的存在。所以現實世間沒有一完全的人。世間沒有完全的人，但是一切人莫不以化其自身為完全者作理想。沒有人心之深處不曾透露完全之影子。」

「你認識人，永遠是以他之缺點作背景而了解他之好處。不過這缺點當是最初為你所不自覺，缺點可以只是反襯其好處之純粹陰影。而你真愛一人你必須視他之缺點為純粹之陰影，你當專注目於其好處。任何人之任何一點好處都是通向完全者之門戶，你可以從任何人之一點好處看見他人之心之深處都潛藏完全者，那是神，那是宇宙靈魂，那亦即任何人靈魂之自身。任何人的靈魂都至真至善至美，所以你真能愛人之一點好處，真注目存念在他之一點好處，你的心真沉入其一點好處中，一直更深更深的沉入，你可以覺到他靈魂之至真至美至善。所以最偉大的愛者能對於一平凡的人視作至高無上，因為他愛得深而

透入對方之深處，而接觸那完全的靈魂。他從完全的靈魂放出的一點光輝，——對方表現之一點好處，緣着光輝之放射線而走到那光源，——那完全的靈魂本身。他直覺着牠所放出的無盡的光輝。他覺對方全部人格爲無盡光輝所照耀，他發現對方之至真至美至善、對方之至高無上。

「你真愛一個人，無論是你的朋友、先生或偉大的領袖，你只要愛得深，你都可以覺他是至高無上，你可以自直接接觸的人中認識神的化身。」但是在男女之愛中有一種原始的生命衝動，這一種原始的生命衝動是逼迫着你去同他之生命合一。這衝動本身是一盲目的衝動，但是你的目的在接觸人的靈魂本身時，這衝動本身便化爲使你接觸他的靈魂本身之一道橋。這橋又好似一自動的船，將你運載入他心之深處。

這自動的船成爲你要想接觸他靈魂本身之一天然工具，這在其他的人與人間的關係中是沒有的。所以任何人都可以憑藉此工具而在他所愛的異性中發現一完全的靈魂，而視他爲至真至美至善至高無上而接觸神。然而，只有最偉大的愛者，才能真運用此工具，只有最偉大的愛者，才能自愛情中發現上升於神之道路。

「人類中只有最偉大的詩人哲人才能真視他所愛者爲神而作出愛情之頌歌，將愛情與宗教之情緒合而爲一。一般人不能用此工具，真坐在此自動的船上上升於神，反常常爲急流捲落而下沉。這因爲人在愛情中，男女雖可上升於宇宙靈魂，各忘卻他們自己以至在一剎

那間忘却他們所合成之整個之自己，然其整個自己之陰影仍在意識之下。男女恆陷落於此陰影中。他們不自私而私他們整個之自己，二人之私互相影響而輾轉增上，二身體互相結合成更大之身體，更大之身體有更大之重量與惰性，使人靈魂陷落。所以有人說愛情是罪惡之原始。然而誰參透了愛情之祕密，知道工具永遠是工具，誰便能作偉大的詩人哲人而以愛情為上升於神之道路或幫助他上升於神之路道。

德拉斯話說完，另一青年起立道：「請問如何可以有比較美滿而又有保障的婚姻？」德拉斯答道：「人類有最強烈的婚姻美滿之要求，然而美滿婚姻是世間最難有的。因為家庭中個人與個人間之愛，都有自然的保障，而男女關係間是最無自然保障的。父子之愛、兄弟姊妹之愛是與生俱生，父子永遠是父子，兄弟永遠是兄弟，無論中間有多大的裂痕，血統將他們關係聯繫，他們總可一朝恢復他們的感情。朋友之愛與君臣之愛是純以道義結合，合則為朋友君臣，不合則分道揚鑣，並不會使大家感受很多的煩惱。只有男女關係是如此之神祕，男女來自不同的家庭，他們之間原無血統之聯繫，某一男與一女之愛不是與生俱生。他們有與生俱生的本能，然而這能在本質上是可以任何異性為目標的。某一男一女本無先天之保障使他們必須聯繫，然而男女間卻最需要保障要永遠不離，自有人類以來，愛情的破裂與離婚，一直是男女雙方無數的苦痛煩惱之泉源，這遠比君臣朋友關係破裂所生之煩惱為多。因為男女結合必須道義的基礎，然而又不是純粹之道義的結合，

乃是由道義的結合到生命的結合。所以，孩子，一切其他倫理關係中都可以依自然的路道以加深彼此之情感，然而男女間情感之加深則必須你們有意的去求加深，你們去求繼續不斷的創造男女之愛。

「孩子，你們不要以為定情定婚或結婚便使你們之間有不易之保障，真正的保障只是你願意繼續不斷的去創造你們間之感情。因為你真願意如此去加深你們之感情，必然感染到你的對方也願意求加深你們之感情，你們的關係便有保障了。」

「孩子，你們要問如何加深男女間之感情，我在此可以告訴你一平凡的秘密：這就是盡量的將父子兄弟之愛、君臣朋友之愛融於男女之愛中。你們之間必須永遠相視如朋友，在許多事互相順從的意義上相視如君臣。你們有朋友君臣那種道義的結合在先，求生命本身之結合，再根據你們生命本身的結合進而求更高的道義之結合。道義的結合與生命本身的結合互為基礎，兩種結合自相結合自相環繞，這是使你們愛情永遠堅固的路道之一。——道義的結合即我們以前所說之人格的結合——還有你們要以兄弟姊妹相視。這主要是說你們間要有永恆的敬意。兄弟姊妹間之愛是含敬意最深長雋永的愛。你們相視如兄弟姊妹，即將兄弟姊妹間相愛的方式投映於你們之間，而使你們之愛更能永久。此外，女子富於更多的溫厚仁慈之情緒，這是偉大的母愛之泉源。女子之愛兒子，是愛丈夫之反映，所以她可以愛兒子的態度來先愛她的丈夫，這是說女子應有時自視如母以保育男子，

男子應自願受女子之保育，如願受其母之保育然。男子富於養育家庭之責任感，這是尊嚴的父性之起源。這是說女子應對於男子有更多的尊重，如尊重其父，男子應當使他自已成爲更值得她如此尊重者。父母子女兄弟姊妹是永遠堅固的關係，你們能在愛情中滲入父母子女兄弟姊妹之意識，則你們能將你們對父母子女兄弟姊妹那種永遠堅固的愛移來而投射表現於你們之愛情關係中，你們之愛情就永遠堅固了。這是使你們之愛情永遠堅固的道路之二。

「孩子，我剛才的話還有許多深遠的意思在文字之後未能表露，但是你們只要一朝照着我的話去實踐，你們必可發現你們的情感是真正日益加深而真正的永遠堅固了。」

德拉斯說到這裏，有一青年帶着虔誠之情緒起立道：「請先知再爲我們申述男女間之敬之重要。我都知道敬之重要，但是有時又似乎覺得愛與敬是互相矛盾的……」

德拉斯道：「不錯，敬是一種彼此之尊重，在尊重中有人格之距離。愛是求人格的合一；敬是保持一種人格之距離。這二者似相矛盾，但是，孩子，世間的東西永遠是相反的才能相成。男女相成，正因爲他們相反。愛是求兩人格之合一，但是如果沒有兩獨立的人格，沒有兩也沒有兩合成之一。要有一，必須先承認兩。所以你必须尊重你的對方，視他爲一獨立之人格。你必须認你對方爲一獨立之人格，獨立於你之外，如獨立之兩峯。這峯望那峯必覺那峯高，所以你會自然覺你對方比你高而有敬。敬是一種目下至上的精神視

線，做把對方的人格向上提升，感受你敬的對方必然更勉力的求他人格之進步，而愛是一種自外至內的心之圍繞，愛把對方包攝於自己之內，這又似一自上至下的精神撫慰。然敬與愛是互相增長，因為敬促進對方人格之求進步，你將愈覺對方之可愛。愛是一種精神撫慰，這一種撫慰更是直接的使對方增加一種求人格進步之力量。所以真正的愛必求幫助對方人格之進步，使之成為更可敬。而真正的敬之本身，即可出於一種愛，那是以敬來提升對方人格，使對方人格更進步成為更可愛。所以真正的愛必包含敬，敬即是愛之一種方式。

「敬似是在對方義之間畫出一種距離，這距離之畫出，正是為愛自身之發展，使他所愛的對方成為更值得愛。愛似乎在牠自己之外創造出敬來，反隱其自己於敬之後，然而這正是為完成他自己，這是愛與敬間之最深的祕密。

「孩子，如果你們不遵循我的話，只知有愛，忘了愛當輔之以敬，不肯以敬來促進對方人格之進步，你們真正的愛情必難保持長久。

「在你們未結婚時，你們的愛情總是繼長增高，而且其中常自然包含敬。因為你們精神之合一還不曾獲得牠實際的象徵，所以你總覺對方在你之外，你的精神視線總是自下而上，所以你的愛中常自然的包含敬，你敬對方之精神，你可以只求與對方精神有更深之合一。在你們結婚後，你們精神之合一有了牠實際的象徵，牠便可不進而求精神更深的合

一，而以實際的象徵——那身體的結合日常生活的共同——來代替求更深的精神合一之要求，同時敬可為愛的掩沒。但實際象徵又不能真代替那種精神上求更深合一的要求，因為人根本是精神的存在，是要求精神之進步，要求與他人更進步的精神有更深的合一的。所以婚後的生活必然使人漸漸厭倦，同時使人感到原來的愛情上到了墳墓。

「孩子，宇宙間的普徧律是分離的要求結合，而結合的又要求分離。由未婚到結婚是分離要求合一，婚後生活漸漸使彼此感到厭倦，以偶然的衝突便常會想到願意分離。所以一切人間的夫婦的衝突，遠較未婚的夫婦為多。」

「這厭倦原何而生？這厭倦原是緣於大家不求精神之進步而生。因為大家以為已達最高之精神合一，所以使大家厭倦。唯一避免厭倦之感發生的辦法，便是大家自動的再承認彼此間人格之距離，認為我們尚未達最高的精神合一，大家的精神須更求進步。」這就是說在愛之外，需要敬來肯定人格之距離，而促進對方人格之進步。這就是說在愛之外，需要敬來肯定人格之距離，而促進對方人格之進步，以求更深的精神人格之結合。如是，則回到我們前段所說以敬來完成愛之發展的話。

「婚後的愛，最必需有敬來使之發展，所以我們說敬是愛之靈魂，尤其是婚後的愛之靈魂。」

我們的先知說完，另一較老的青年，大概他快到中年了，他希望他有一和穆的家庭，

就問德拉斯如何可以使他未來的兒子能有孝之美德，於是德拉斯作了如下之答語。

「你要知道孝是一種純以敬爲主的愛。你要使你生出的兒子對你有孝，唯一的道路正在我們剛才所講的你對於你配偶的愛，必須是包含敬的愛。」

「愛的對象可以是精神與肉體，而敬的對象永是純粹的精神。敬直接通於對方的靈魂，也直接通於宇宙靈魂，敬是人類對於宇宙靈魂之一種反照，你與你配偶間常常有敬，則你們的心常常共同反照着宇宙靈魂，於是你們所生之子女也對於宇宙靈魂有如此之反照而富於敬之情緒。」

「我們前面已說過子對父母之愛乃是對父母之愛一種反照，這一種反照是遙通着宇宙靈魂的愛。所以這一種愛是一種包含敬的愛，我們現在還可以加上一句說，兒子對於父母之愛之反照，實係賴敬爲引線，因爲只有敬才是使人心反本的質素。所以必需兒子富於敬之情緒者，乃能對於父母有孝之愛。」

「一切生物中只有人類才真求反本，才真有對於精神及靈魂之敬，所以只有人類才有真正的孝。兒子之富於敬與否，全視你同你配偶之間是否有深的相敬來決定。如果你們之間缺乏真正的相敬，你的兒子就缺乏對你的孝，這兩種敬之互相轉化，代表宇宙間之一最深的祕密。」

此時又一人起立問道：「那嗎請問如何使我們所生的兒子兄弟姊妹和睦？」

德拉斯答道：「孩子們，如果要使你們所生的兒子之間和睦，這唯一的路道是使你們夫婦間的愛情始終如一。你們的愛情始終如一，將你們二人不同時之愛情生活互相貫通，前後的愛互相映照。如是，你們不同時所生之子女，不同時的愛情結晶，便只是你們之一貫的愛情之分段的表现，爲你們一貫的愛之光所穿透，於是他們兄弟姊妹間亦將彼此放射蘇延無間的愛光女來互相照射。這一種始終如一之愛情，表現爲所生子女兄弟姊妹間之更深的相互之愛，也是宇宙間最深的祕密之一。」

「孩子們，你們希望創造圓滿的家庭，使你們的兒女對你知孝，使你們兒女間表現最深厚的兄弟姊妹之愛嗎？唯一的方法就是使你們的愛情中有更深的敬，而且使你們的愛情始終如一。這權柄在你們自己，而不在外在的命運。」

德拉斯說到這裏，幾個青年同時起立道：「請問先知，究竟婚姻與愛情是一種責任，還是一種幸福？」

德拉斯道：「這問題是太陳舊了，然而我的答語也是陳舊的。孩子，愛情與婚姻可以使人幸福，然而牠們的本身只是一種責任。這是對你自己的責任，因爲你的人格好的對方可幫助你完成。這是對你父母的責任，因爲你父母對於你的愛中有希望你完滿婚姻的成分。這是你對社會人類的責任，因爲整個社會人類待個人的婚姻關係而綿續，這些話你們已聽得多了，也常說在口邊，然而你們必須親切的體驗其意義。常想着你之未能正確的安

排你自己的婚姻是對不住你父母與社會人類，你們真是常常如此想嗎？我對你們便不能十分相信，你們自己反省吧。其次，你們還要想這是你對於宇宙靈魂的責任，你是在實現造化的生生不息之機。這一點我看你們在愛情中更少如此想了。

「孩子們，你們要處處賦與你現實生活與最豐富的意義，你們必須用最廣大的胸襟與眼界來看你最平凡的現實生活。惟有這樣，你的魂靈才不至陷沒於現實生活而保持自由與深度，所以，孩子們，你們必須常想你們的愛情婚姻生活之所以可能，乃宇宙靈魂的命令，你們的愛情婚姻關係是宇宙靈魂表現他自己之一種模式。你們最好不要想在愛，而只說愛表現於你，你之愛只是實現那宇宙靈魂之永恆的愛之一例證。你之實現那永恆的愛，就是你對於宇宙靈魂之一種責任。孩子，人生的目的只在盡責。責任的觀念永當放在一切觀念之上。因為一切人生責任是互相連屬的，你從責任觀念出發，則可以從一種責任觀念而自然引出其他的責任觀念。」

「孩子，愛情與婚姻使人幸福，但只能使以責任觀念主宰愛情婚姻者幸福。孩子，關於幸福的主要道理是首先目的在求幸福者必不得幸福，惟有忘卻幸福而以責任觀念代替者能真獲得幸福。關於這道理我現在不必多說，你們心裏平靜時都可以自己印證而相信我的話。如果你盡量拿我的話去同你們的經驗參較，你們更會相信我的話。但是現代流行的思想，大都以幸福的觀念指導人生，其結果反使人們喪失幸福。你們來自不同的鄉間，今

日我們又在荒漠中談話，我們可以忘卻那都市中所流行的思想給我們的毒。孩子們，我希望你們永不要忘了以責任觀念指導你們的人生，這是我今天對你們最重要的教訓。我知道你們聽我說我對你們最主要的教訓乃是最陳舊的話語會失望，但是孩子們，只有最陳舊的太陽是千古常新。而今日都市中所流行的思想，已是最陳舊。因為那些常是根據人的動物本能說話，那種思想之根是在人類未進化出以前，那才真是太陳舊了。」

德拉斯說到這裏，又有一人問道：「請問先知究竟什麼是男女之愛之最後目的？」
德拉斯道：「孩子，關於男女之愛之目的，在以前我的話中已暗示了，現在我無妨提出來重說。」

「孩子，男女之愛的目的是要脫離你們原始的生物本能。在男女之愛的過程中，自然是逐漸增加純精神的成分。所以愈長久的夫婦，必然愈成爲純粹道義的關係，忘掉彼此之男女的關係而成爲純粹的朋友。這一種朋友與其他朋友之不同，是經渡身體的結合而超化出之精神的結合，這是一種精神之絕對勝利後之精神結合。孩子，男女之愛的目的者創造比他自身最初的形式還純潔的倫理愛，由男女之愛而誕育子女，子女將表現他對父母的孝與相互間之兄弟姊妹之友愛。孝與友愛自男女之愛而生，但是孝與友愛比尚未達到純粹道義結合的男女之愛更爲純潔。因為他們之間自始不待任何條件而與生俱生的存在。宇宙靈魂的愛光，通過男女之身體的結合而投射於子女，表現於子女與父母及兄弟姊妹之間的愛

光之映照，這是宇宙靈魂的愛光之原始而純粹的表現。

「孩子，由男女之愛而誕育子女，即使宇宙靈魂繼續投射他的影子產生新生命，這新生命也都潛藏着宇宙靈魂之真美善神聖之價值，都能為實現真美善神聖之價值之各種活動而繼續人類的科學、哲學、藝術、道德、宗教等文化之創造。所以男女之愛的目的，即為使有更多的真美善神聖之價值，更高的文化創造表現於人間，而實現宇宙靈魂的意旨與牠對於世界之原始的愛。

「孩子們，這些目的你們在愛情中不能自覺，因為你們還是青年。你們現在是不自覺的在實現這些目的，這也不怪，因為你們在此階段本當不自覺，如果你們真把這些目的自覺了，為了達到這些目的才去求愛情，你們還有對於愛情那種原始的興趣嗎？你們也許會像我一樣的要到深山去修行了。所以你們之不自覺，已是宇宙靈魂的意旨。但是，孩子們，我不希望你們對這些目的完全自覺，但望你們相當自覺。因為當你們自覺這些目的時，你們的愛情可以有更深遠的意義同價值。如果你們不幸而全自覺了，那麼你們還有一條路可走，即自覺的忘掉這些目的而恢復你們之原始的興趣。所以關於我的話我仍希望你們了解，你們不能透徹了解而半信半疑，我也不責備你們。因為你們在此時只需要不完全的自覺，這才合乎宇宙靈魂表現他自己之自然程序啊。

「孩子，以上的話可以告一段落，我們現在休息一下，你們可以自由發問，不拘形

迹，而且可以暫時忘了我以上的話隨便問。我希望由你們的問題，我的回答中可以兼帶補充出，「上次我所說的只有自責任出發者、自道德觀點、精神觀點處理愛情，才能真獲得幸福，而且必然可獲得幸福，消除愛情中之煩惱解決愛情之問題」的意思。」

第三章 愛情中的道德

論專一

一個青年於是起立問道：「先知允許我們隨便發問，我現在便要隨便問一問題。先知，愛情應當專一，我已聽見很多人說了，我也常直覺到專一的愛情是最足貴，但是我有時又懷疑愛情何以必須專一。我現在想，每一個青年在他未與人定情以前，可以說其他一切異性都是他可能的伴侶。他此時如果感到愛的需要，他的愛可以向任何異性放射，他的愛可以有無數的對象，甚至我們可以說，他願意愛一切異性。但是從他定情一刹那起，他的愛便集中於一人。他原來可以有的無數對象，為此一個對象所代替，由無數縮到一，這不是一無數的損失嗎？我們又依何理不可泛愛，使我們之愛情生活更豐富呢？我不需要道德上的教訓，我需要一真實的理由。」

德拉斯道：「我可以答復你這疑問，我首先同你們解釋，當你與人定情時，由無數中

擇一。一能代替無數，一便等於無數。真正的定情者當他自無數中擇一時，他對他的對方說：『從今以後，任憑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這句話尚待修正，因為你真正飲一瓢時，一瓢代替三千，一瓢即是三千。

「你不能泛愛，因為人類的愛情中必然包含有心靈的活動，而心靈的活動加入，你便必然會求愛情對象之專一。因為愛情中所重要的不是你愛她，也不是她愛你之事實，也不是你愛她，她愛你之事實之和；而是你愛她，她知道你愛她；她愛你，你知道她愛你。只有這『知』是真正重要的。」

「她愛你，你知道她愛你，你便不只是愛她，而是愛她對你之愛。你愛她，她知道你愛她，她便不只是愛你，而是愛你對她之愛。」

「孩子，我告訴你，愛情生活的核心，只是這對於對方之愛之一種原始的感激而生之愛，即愛之愛。所以凡是經過真實的愛情的人，都知道只有印證彼此的愛之愛，玩味彼此的愛之愛，是真正的愛之幸福。不過這原始的感激之存在，你往往不大自覺。而這種愛之愛，只能在用情專一的兩人間存在，如果你愛她又愛別人，他還能對你有這種原始的感激嗎？這原始的感激所由生，在你本可以愛其他任何人而不愛，你將可以四散到無數對象的愛之光，一齊收斂而向一人集中，以他一人代替無數。她本是一人，而你把她代替無數，所以她有此原始的感激。如果你仍把她當作無數者之一，她回到原始的地位，她對你沒有

原始之感激，也不覺你愛之可貴了。她不復對你之愛生愛，你之愛不被她愛，你自然不會真被她愛了。

「孩子，你千萬不可從外表上看，說多愛一些人的愛情經驗比愛一人更豐富；真實的道理全不如此。首先你要知道，愛情如光，光分散則所照者廣，光便淡；光集中則照者狹而光強，二者之光量是相等的。其次你要知道，分散的愛，不能獲得對方真正的對你愛之愛，集中的愛，才能獲得對方的對你愛之愛。」

「愛之愛是一種愛之交射，愛之交射如銳光之互映，相引而無窮，所以集中的愛之光，便比分散的爱光之量無窮倍的增加了。分散的爱光，必由淡而沉入虛無。只有彼此集中的愛光才能如兩鏡之傳輝互瀉，而成爲無數的光光相滲，使愛光無窮倍的增加。」

所以，只有愛情對象專一者，才有真正無窮豐富的愛情生活。宇宙的道理真妙，當外表看來愛情對象縮小至至小限度時，愛情生活之內容便可擴充至無窮限度，內外的看法正是相反的。」

論堅貞

另一青年又起立道：「先知，我有一個問題，我過去曾愛一人，但現在覺得他人更可愛，我可以辜負她嗎？我並不需要道德的教訓，只需要哲學的理由。」

老人道：「孩子，這問題的關鍵，是你過去曾否真與她定情。如果定了情，你便絕對不可另愛別人，不管你們之間有無社會的儀式、法律的根據。這理由是因為當你同人定情的頃刻之間，你必覺你的對方代替了無數的異性，你這時只有對方一人在你心目中，你已把其他一切異性排開了。」

「孩子，我要告訴你，人類是能自覺的動物，自覺的心靈是貫通過去未來和現在的。所以當你定情的一頃刻之間，你不僅自覺你當時愛她，而且你自覺你願永遠愛她；在當時便把你現在的心規定了。而且在那一頃刻，你必然會同你對方表示，你願永遠愛她。她知道你如此對她，她相信你，你也知道她相信你。但她不只是相信當時的你，而且相信當時以後的你，永遠的你。所以你在當時，也讓她的信心把你現在的心規定了。你在當時表示的話，又是希望她相信，可見你當時同樣有一種自信，所以你當時的自信又把你現在的心規定了。」

「孩子，到了現在，你一定還記得定情的心境，你應當對那心境負責，使你有一貫的人格。」

「孩子，你要知道在那心境中，你之表示永遠愛她，你之能自信你之能永遠愛她，表示你的心是超越時間的限制的心，主宰着你全生命史的心。超越時間限制的心，不應當隨時間之變化而變化，應當是在變化中表示永恆的心，所以你不應當辜負曾與你定

情的人！」

論信心

先知論完了堅貞，又引起另一青年的疑問道：「先知，我自己是會與一人定情的人，我自信很能守堅貞的道德，但我不知對方是否能守。她和我又不在一處，這事使我常常不安，我希望領教。」

德拉斯道：「孩子，你自己能守堅貞之道德，你也當相信你的對方能守，因為你當以己之心推你對方之心，你不是覺得你與對方是一體嗎？」

青年道：「我是我，我只能擔保我自己，我不能絕對擔保他人與我一樣，對方雖與我一體，然而對方終是他人。」

老人道：「孩子，你錯了。誠然他人是他人，你不能絕對的擔保他人與你一樣，但是你必须相信他人與你一樣。因為你能有的美德，便是人類所共能有的美德。你真希望人有此美德，你便自然透過此希望去看人，把人看作有此美德者。你說他人是他人，你不能絕對擔保，你又如何能絕對擔保你未來的自己？未來的自己對你現在的自己不是一他人嗎？你之所以能相信你未來的自己，只因為你能推你現在的心，到現在的自我以外，以透視你未來的自己。你何以不能推你現在的自我以外以透視他人呢？」

「你只信你未來的自己能有如是之美德，不信他人亦能有。你只覺你是配有如此之美德者，你明明是以他人為不配，你太輕視他人了。」

「你好似把此有美德作為你特有之權利，你是太自私了，這是一種道德之自私。」

「自私者是不配愛的。」

先知說到這裏，那青年似乎帶着憂愁又說道：「我不是不願意相信他人，不過當我一往的相信他人時，我傾我整個的心，繫在他人身上，如果他人一朝負我，我的心將被拋擲便將落陷於無盡的空虛，所以我不敢相信。但是我雖不敢相信對方，我對她總是謹守我的約言，這只是我自己盡我的義務，我別無所求。」

先知道：「孩子，你仍然錯了，你只盡自己的義務別無所求是對的，因為實踐義務者本是別無所求的。但是你能別無所求的盡你的義務，你何以不推你的心而相信別人亦能別無所求的盡他對你之義務呢？你要知道真正愛情中的彼此相信，你之傾你的心繫託於他人，並不是真把你的心從內取出而送之於外，這只是你自然的擴充你自己對你自己之相信而及之於別人，如同你之擴充你之愛自己的心而及於他人。」

「你的愛由內放射到外而包攝他人於你自己之內，同時把你自己包攝於他人愛之內，這是愛之彼此繫託。你的信心之由信自己而信他人亦復如是。你之相信他人，只是以你之信心包攝他人於你自己之內，同時把你自己包攝於他人的信心之內，這是信心之彼此繫

託。所以有真正的信心者，一方相信人之不致負我，一方縱然被人負亦不致覺信心之失落。因為他之信心自始自他本心發出，雖繫託於他人，卻並不會離開他自己。

「你要知道真正有信心者之願意相信，亦如他之願守堅貞之道德，他亦可以實踐這信心的道德作他的義務而別無所求。如果你現在尚不了解我的話，你還要問，如果有人負我怎麼辦？那我便不能再同你多說，我只有告訴你，你希望與他人的心聯結，不用信心去聯結，那你與他人之最高的心之聯結就不會成功的。你要求與人有最高的心之聯結，而不敢用信心去聯結，你太缺乏愛之勇氣了。」

「不過，最後我還可以告訴你，人與人之心永遠是會感通的。你把人當作怎樣，人便不知不覺間也把自己當作怎樣，這自然的感應真是微妙難言。你之此怕，表示你之懷疑，他感觸了，他便也會懷疑他自己，也許真會負你。如果你相信他不会負你，他便自然更不会負你。因為如果他負了你，便不特負了你，而且負了你這番真誠的相信，這就使他更不忍負你了。所以你真能冒險去相信，你有一分信心，你將增多一分你愛情之保障，你的信心會不斷創造使你更相信之事實，猶如你的懷疑。所以，孩子，我告訴你，如果你真是對你的對方有絕對的信心，你們的關係便有絕對的保障。你為什麼不拿出膽量來相信你的對方呢？」

德拉斯說到這裏，那帶着憂愁的青年似乎減少了憂愁，但還在遲疑。於是德拉斯又用

純摯的斥責口吻道：

「如果你還沒有膽量信任你的對方，那我再要問你有無膽量信任你自己？如果你是真信任你自己，信任你是真愛你的對方，你當相信真誠的愛，有無比的力量，牠可以感化違悖信約的對方。宇宙間會有許多偉大人物，用他最真誠的愛，感化了無數的人們，難道還不能感化一會與你有信約的對方？如果你連這一點都不相信，那你便是對於真誠的愛的力量也不相信，你就是愛本身的罪人了。」

「孩子，我要告訴你，男女間最高的道德即在互信。互信才把你們真正結合為一體，互信是絕對的心之連環的象徵。互信是通於兩方人格之過去現在與未來者，你信對方，對方信你，你復信對方之信你，對方復信你之信他，這樣你們的愛情便在一互相反映的絕對信心中而得到絕對保障了。可是這互信只能由你先有勇氣去信對方，然後才能建立起來。」

「孩子，你希望有此愛情之絕對保障嗎？這唯一的路道便是你先去相信你的對方！」

論對他人之愛之態度

德拉斯論了信心，忽見一站在遠處的柏樹下的青年起立，那青年似是女子又像男子，他分不清楚，他也不注意去分，因為他心目中根本沒有男女之分別。他的一切話都說那永久普遍的真理。那青年問道：「請問什麼是遇着他人求愛或向我表示愛時，我應守的最主

要的道德？」

德拉斯道：「這問題很好，但我的答案是平凡的。孩子，你遇着他人求愛或表示愛時，最主要的道德是你不要輕易與人以希望；你應當對他人嚴肅一些。如果你是絕對不能愛他人，你要儘先斷絕他人的希望。你寧肯使他人感受較淺的苦痛，以避免他將來更深的苦痛。

「孩子，如果你是富於同情的人，你常常不免對人有些姑息，你不忍突然斷絕人之希望，但是姑息之仁是懦弱之仁。真正之仁應當含剛斷的成分，須剛斷時要剛斷。其次，孩子，你要知道當你自以為是不忍拒絕人使人苦痛時，你常常是從他對你之繼續求愛之行為中感到一種滿足。雖然你不愛他，但是你總覺多一人來不斷對你求愛是有意義的事。這是一種只想占獲愛而不去報答的心理，這是一種罪過；這是以他人未來更深的苦痛來作犧牲，以獲得你現在之一點浮淺的滿足。這種心理蔓延下去，會成爲一種玩弄異性的心理。而當你玩弄異性的心理發展出時，你之愛情人格就完全崩潰，你將永不能與異性有真正的愛情生活了。因爲你將你的愛情隨處亂用來作誘惑的工具，你之內部愛情已成了空虛。你不能有真實的愛情之流出，也沒有人真能愛你，因爲你已失去用以換取他人真實愛情的東西了。

「孩子，你要愛，須用整個的心去愛；不愛，便根本的不愛。你要成爲一真正的能自

用其情者，自己主宰自己愛情之收放者。在考慮選擇期間，你要抑住你真正的愛情之流出，用冷靜的頭腦去一一分析你可能的對象，如此你將永保你整個真實的愛情，獻之於你最後擇定之對象、而換取他同等的回報。」

論求愛中之道德

德拉斯說完，另一青年又起立道：「請問先知，求愛本身是否可以成爲道德生活？其中是否亦有人格之修養？」

德拉斯道：「孩子，道德的生活永遠不會放假，你真是要使你的生活道德化，你將發現你的一切生活無不是你道德訓練之場所，無不可以促進你道德之成長。世間的道德學家，常把愛情生活在道德生活以外，這是他們最大的錯誤。因此一般人的愛情生活常成爲不道德的，他們都不了解真正的愛情生活自始至終是一種道德之實踐。」

「你需要愛情是一種道德之心理，因爲你是要實現一宇宙之上升的原理，如果你感着此種需要，你就不必隱藏起來。你如求一異性，你不當怕人知道。你怕人知道而鬼鬼祟祟的求，你便犯了一罪過；但是你能光明坦白的求，你便實現了一道德的價值了。其次，孩子，你爲了求異性而神魂顛倒，以致忘了你應作的事業，這是你的罪過；但是你在追求中而能保持你內心的寧靜，你便實現了一更高的道德的價值了。」

「孩子，你追求一異性不顧對方的意旨，雖然經了拒絕而戀戀不捨，這是你的罪過；但是你能一經拒絕便馬上收回你的心，你便又實現一更高的道德的價值了。

「如果你愛，你能控制的愛，你可以自由收放你的愛，這將使你成爲最偉大的愛者。這是可能的，只要你把生命的重心放在你自身，同時了解愛情的意義就行了。

「你一往的追求，使你神魂顛倒，這是你陷溺你自己的精神於所求的對方，你就忘卻了自己，失掉了你自己了，但是你這時何不想想，你既然失掉你自己，你已沒有你自己，你之求對方又是爲誰而求呢？你不是已沒有你自己了嗎？你真能猛然間如此的自問，你生命的重心自然收歸你自己之內了。

「你愛他，你所求的不是他之愛嗎？你所最愛的不是他之愛嗎？他之愛不是你真正的目的物嗎？如果他之愛已不駕臨於你，你已無他的愛爲你之愛的目的物，你之愛不是已成爲一向空虛注射的愛了嗎？你如何要向空虛注射你的愛呢？空虛有何可愛呢？你太不寶貴你的愛情了。你如是之不寶貴你的愛情，使你自己之愛情亦不值得寶貴，誰又願意接受你這種不寶貴的愛情呢？所以，真正的愛者決不作一往的追求，他寶貴他自己的愛情，他尊重他人的意旨，他所愛的只是他人對他之愛，所以他對他人對他之愛最初是很淡的，必待他人對他之愛相伴而行，與他人對他之愛相反映而增長，他們是互相愛對方對我之愛而加深其愛情。

「但是，你有時憑一種很深的直覺，覺得對方是我靈魂唯一之寄托所，你可以有一往的求，因為你是把你對方當作唯一的了。不過如果你真把對方當作唯一的伴侶而求他，你之求他便全本於你之認定而自己下令去追求他，你之求他便是盡你自己，對你自己之責任。如果你真是為盡責任而去求，那你便當不怕失敗，因為凡是由責任感推動的行為都是不怕失敗的。反過來說，凡是求異性而不怕失敗者，其求即是一種責任感的推動。所以如果你要一往的求異性而能把你的心定在不怕失敗的羅盤針上，你的一往之求中又表現一極高之道德價值了。

「但是你縱然獲得對方部分的愛，對方可能更進一步愛我？可能更進一步了解我之愛他？有無其他的變化？這常成為正在愛着的人之疑慮。然而當此疑慮相繼不斷擾亂你的心時，你也將妨礙你的工作，你又犯罪過了，所以正在愛情中生活者必須忍耐。這一種忍耐是靜待可能的愛情之加深之自然的來臨，這是一種最虔敬的對愛之態度。能有這種態度又是一種道德之表現。

「還有，在戀愛場合中常有與人同愛一異性之時，這更使在此場合中的男女感受無窮之煩惱。然而在此場合中能忽然自拔，表示不屑與人爭的自尊，或寧肯犧牲自己以滿足他人，或尊重對方的意旨任對方如何選擇而不用一點不正當的手段去滿足自己的企圖，更是一偉大的道德之表現。在這一場合中保持內心之安定，實為難得之精神訓練。」

論陷溺於愛情中之罪過

德拉斯說到此處，一青年自一石上立起來，那青年似乎只有十八歲。他說，「我亦有一問題——」話未說完，臉全羞紅了，最後仍然吞吞吐吐的說道：「我有一個所愛的人，但是不知爲什麼我有了她，便使我忘了我自己之過去未來之一切世界，我常常因此妨礙其他工作與責任，我知道這不對，但又不知如何辦？我實在不能征服我自己。」

德拉斯道：「孩子們，我同情你們青年的心理，雖然我是老了。孩子們，當你們在一處時，因此時此地只有你們二人，你們本不見他人，你們的心沉醉在一剎那的歡樂中並不算罪過，因爲你們之如此是宇宙靈魂之意旨，你們這時是歸還於那形而上之實在。只是你們不可真忘了世界，忘了你在世界應盡的其他責任。如果你們以爲人生意義只在與你所愛的共同享福，你們便犯了莫大之罪過了。因爲你要知道你忘了世界，世界的他人並不會忘了你。也許在你們歡樂的時間，正是你父母念你的時候，朋友想着你的時候。在你們歡樂的時間，有許多無告的人們在啼飢號寒，有許多癡男怨女在嗟嘆嘆息，他們希望任何人與他們一點幫助與慰安，這「任何人」三字的意義中便包含了你。」

「在你們歡樂的時間，有許多哲人科學家在勞心焦思宇宙的真理，有許多藝術家文學家在結構經營他們的傑作，有許多社會改造家在奔走呼號，有許多戰士在拚熱血與頭顱，

那些求真求美求善的人們，他們都是爲了整個人類而努力，整個人類中便包含了你。所以，孩子們，如果你們真忘了你們對於世界之責任，你可以試在所愛的懷中一作如上之思維，而突然間抽身捨棄你們的歡樂。你能如是作幾次，你自然會逐漸認識你對於世界之責任，你不致再以愛情妨礙你之工作了。只是你必須如此去試驗，然後才了解我所說的真理。」

論被二人同等愛時如何選擇

德拉斯答復了上一青年的疑問，又一青年站起來了。這青年眉目間潛隱着很深的憂鬱，雙頰非常瘦削，她是一個多情的女子。她道：「我不幸遇着兩個男子，都非常愛我。我覺得他們都一樣的好，我不能權衡輕重，這只有使我永遠的苦惱。而且他們都太癡心了，我又不忍他們任何一人受苦痛。先知，您如何解決這問題呢？」

德拉斯答道：「這種情形少有，但也可能有的。在這種情形下使你苦惱是不錯的，不過我想你也不是絕對沒有辦法，你如果不能權衡輕重，他們平等的愛你可以問問你的父母兄弟姊妹，他們總不能平等的覺得他人好的，自然，你無論愛何人，必有一人受苦痛，一人得的幸福與他人之苦痛是相等而相消，你對他們二人之同情不能一起實現；但是你願從其他愛你的父母兄弟的意見，滿足他人的希望，這便是你所增加的愛的實現了。」

那女子道：「但是我沒有其他親愛的人替我解決，我是自小從孤兒院養出的，我沒有任何的親人。」

德拉斯道：「孩子，那麼你應當先看看你所愛的人有沒有旁人愛他，他是否孤獨的一人，如果一人有，一人沒有，你便選擇沒有人愛的人。因為此人在人間世享的愛較少，你應當多與他一些愛。如果那其中一人亦有異性在愛他，你更當捨棄他，使他對於那異性有回心轉意的可能而滿足那異性。」

那女子道：「他們和其他人的關係我不很清楚，他們只是同我在一個工廠中工作。我要問先知，如果他們都沒有旁人愛，都是孤獨者，他們又同樣的別無精神的寄託，只傾心我、愛我，則我無論如何都不免使一人苦痛，而他們的苦痛是平等的，我如何能夠捨一就他呢？」

德拉斯道：「孩子，如果在此情形，你真是出於不願他人受苦痛，你便是偉大的仁者之懷。但是，孩子，如果你有如此仁者之懷。那麼你便可以同他們說，為避免他們任一一人之苦痛，『我都不愛』，你即以終身寂寞來報答他們。如果他們真是愛你，將為你精神所感動，都願犧牲自己，你們便都成了最純潔的友誼之愛，來共同作人生的其他事業吧！如果他們有一人不願犧牲，那你便看出那犧牲者有更偉大之人格，你當讓那始終不放棄愛情的貪得者受他的懲罰吧。」

德拉斯說到此處，落日已銜山。喜馬拉雅山上的雪，襯托着天邊的彩霞。那邊是恆河，這邊是森林，森林之下，坐着不同的男女青年，圍着白髮飄然的老人，顯出一幅莊嚴肅穆的圖畫。德拉斯說了很多的話，似乎倦了，大家也都凝神於此整個的自然圖畫中，一時沒有別的問題發生。

第四章 愛情之創造與條件

休息了一會，一個歲數似乎比較大的青年立起來發他的問題了，他道：「剛才發問題的朋友們大概都是未結婚的，但是我是一個已婚的，我想在此還有許多已結婚的朋友，有他們的問題待問，現在我便來引起一問題，就是當我未結婚時，我覺得我妻子是最高無上，結婚後便發現了她的平凡。我不滿意於我的妻子，我總覺別人的妻子比我的好，這究竟是怎樣一回事？」

德拉斯道：「你的話使我想起東方又一古國中國流行的諺語，『文章是自己的好，妻子是人家的好，』如果這諺語都合乎人們的心理，你可知道這所象徵的是什麼意義呢？」

「文章是自己的好，因為文章是自己的理想的結晶，理想總是好的。妻子同你太近了，你總以現實的態度與他接觸，現實永遠是不會使人滿足的。你不滿足於現實，所以你

不滿足於你妻子。不是你妻子不好，是人類不滿於現實的心理，使你去發現她的不好，不是其他的女子好，是你追求遙遠理想的精神動機，使你去發現其他女子的好。其他女子之好，是由你之理想所賦與，好不在她，而在你理想之自身；好不在於她，而內在於你，你爲什麼要去求她呢？

「所以，你的妻子也不是真不好，只因爲你以現實的態度與她接觸，而人類根本是想超脫現實奔赴理想的，所以使你覺她不好。可是你何以現在要用現實的態度看你妻子呢？你最初不曾以理想的眼光看她嗎？這唯一的原因，只在你覺得她現在是屬於你了，屬於你的東西永遠是現實的。然而你要知道，人永遠是不能屬於人的，每一個人永遠是一獨立而直接通於那無盡淵深的精神實在的。」

「所以，孩子，你的妻子的身體雖同你至近，你要把她的靈魂看到至遠，你真能如此，你便可以恢復你婚前對她的看法，覺得她仍是至高無上了。」

論愛情之創造

又一青年道：「我也是已婚的青年，我有一妻子，並不是我自己的選擇而是父母替我定的，我覺得她很可憐，但是我並不愛她，請問我可不可以離婚？」

德拉斯道：「孩子，在原則上不管婚姻是由你自己或父母定，你只要同她結婚，便等

於你自己定了。因為結婚者是你而不是別人，你便當負結婚後一切的責任。你在結婚後只能說你結婚後的話，你不能說你生時父母未徵得你的同意而不盡你人生的責任，你也不能說結婚是父母的主意而不盡婚姻的責任。因為世間沒有絕對的強迫，你同她所發生的生理結合，始終是你自發的呵！

那青年道：「但是我們沒有真實的愛情，那種生理結合便無意義，你不是說，那是愛情到深厚時自然而去要求的象徵嗎？」

德拉斯道：「孩子，世間的東西永遠是可以輪轉來看的，如果愛情深厚時會自然而然要求那種象徵，那麼會有那種象徵，也可轉而要求深厚的愛情，引出深厚的愛情。孩子至少，當你們有身體結合那一剎那間，你們感到精神之冥合無間了。這即證明你們可以推擴那剎那間的冥合無間之感，而求得其他時間的精神上的冥合無間之感。」

「孩子，一切象徵的東西都聯繫於其所象徵的意義，你不能將二者分離，他們二者本身是可以互相往來。所以你可以先感其象徵的意義再去求那象徵，你先有那象徵，也必可反回來充實那象徵的意義；即你可以創造你們的愛情。」

「孩子，人類都有原始的愛情要求，在原則上，任何男子與任何女子都可以有愛情；猶如男子的身體在原則上是可以與任何的女子結合的。」

「一切的選擇只在未結婚之前，結婚以後一切便都定了，定了便只能說定了的話。所

以，孩子，你必須停住你的妄想，你當好好的去創造你們間的愛情，男女間沒有創造不出的愛情。如果你說你創造不出，這一定是你不去創造，而你之不去創造，則常由你之想與別人相愛。你只要打斷你與其他任何異性戀愛的企圖，把你向他人放射的愛情轉回到你們中間，絕對的不要外放，你將必然創造出你們間的愛情。」

那青年道：「不錯，愛情可以創造，這話我已聽得許多了。但是我覺得她的靈魂沒有一點可愛處，她沒有熱情，我不知如何創造起。」

德拉斯道：「孩子，你錯了。你要知道每人的靈魂都通於形而上之精神實在，那是無窮的深淵，包含無盡的寶藏，人類的靈魂本身沒有不是可愛的。只是人們靈魂之表現，似乎可以沒有什麼可愛處，這是因為他靈魂本身之可愛處不能透露到他的外表。但是，孩子，你如果是一真正的愛者，你當以自己去透入他靈魂本身，不待對方之自己透露。」

「你當以開礦的精神，先掃去對方人格之表面的灰土，剝去外層的岩石，去探取對方靈魂的寶藏。你愈向山之最裏層開發，你愈可獲得更多的寶藏，這便是創造的意義。」

那青年道：「但是先知，您要知道我已開發多時，我所遇見的終是層層的岩石，我一無所得。當我走進我所開鑿之隧道之愈深處，我愈感一種寒氣的陰森，我發現不出他靈魂的寶藏所在。對方的心是團黑暗，他不能與我以光明只辜負了我的熱情。這使我覺得比未想去開發時還寒冷。」

德拉斯道：「孩子，我相信你的感覺之真實，因為有的人之靈魂本身是更為深邃。牠直似潛藏在地殼之底。但是你何不用你的神力一直開鑿穿透地殼本身到地心去？你覺得你到你鑿成的隧道中只感一種寒氣的陰森，你要知道這便證明你還在地之表層。」

「一切熱情必然遇着他更多的報答，只要你把你的隧道鑿得更深。」

「當你如是去開鑿而逐漸加深時，你將漸漸覺得自地心送出更多的溫暖。這溫暖是表示你與地心漸接近。你一朝走到地心，你將認識地心永遠是熊熊的火，牠包含無盡珍貴的金、銀、銅、鐵之鎔質，那不容常人探取之至寶，牠包含着無盡的熱力可以融化之全身。」

「如果你真是偉大的開礦者，你當有胆量到地心中去。」

「地心是每個人靈魂之本質共同的象徵。」

「一切人的靈魂都是如此熱而能融化他人之全生命的。」

「如果你真有如此之信念，你當不復滿意於你所謂缺乏熱情的對方了。」

德拉斯說到這裏，一女子起立引出另一問題，她道：「我是結了婚的女子，但是我的丈夫脾氣非常壞，常常發怒，常與我爭吵，我覺得他的心太缺乏柔軟的部分，太硬了，請問先知，我將怎樣辦？」

德拉斯道：「孩子，人的心根本是軟的，世間沒有人的心是硬的。你覺得他心硬，這只是他心之外表；猶如結冰的黃河，下面仍然流着溫柔的水。他外面的心硬，只要你盡量的

軟。他的脾氣讓他發，他只巧妙的躲避他。他以拳擊空虛，他一無所觸，他將漸漸不向空虛打了。拳打空虛使拳力漸減，心硬而發脾氣的人遇不着他的敵手，硬的就漸漸軟化了。

「百鍊剛可以化成繞指柔，何況血肉結成的心？那能是絕對不可變為溫軟的呢？」

「孩子，我要告訴你，一個人是怎樣，不只是生於他自己怎樣，而常生於別人把他當作怎樣。人是怎樣，你把他當作怎樣，他便更是怎樣了。所以，如果你覺他心硬，你最好不要常想他心硬。你想着他心硬，縱然你不說出，你的一切態度表情都是把他當作心硬來對待。他直覺着你把他當作心硬，他便更硬心了。正如一條狗，你怕他而表示畏縮時，他便會來咬你而顯得更可怕了。狗之感應還如此之敏捷，何況人呢？所以你覺他心硬，你千萬不要常想他心硬。如果你還能把他當作與你的心一樣，他的心被你當作溫軟，也就日化為溫軟了。你要知人的本心永遠是溫軟的，硬的部分只是心之外表而已。你真能有如此之相信，你便可以把他的心當作溫軟而忘卻他之硬；你將發現他之心日漸變為溫軟了。」

「只是你的信心必須真切，因為只有真切的信心才能創造事實。」

論妝飾

德拉斯說完，又一女子起立道：「請問先知，人應不應當妝飾？我是略微受過一點哲學思想訓練的女子，我常覺妝飾是一種藉外面的東西之美而增加人本有的美沒有意義，我

平時不願妝飾，但是我又不敢於說一切人。在結婚時之妝飾，都是罪惡，我不知道我結婚時可否略略妝飾？你願不願意答復我這一問題？」

德拉斯道：「人類的一切問題都是神聖，一切的問題我都願答復你，這問題我也可以答復。」

「孩子，你不必因為妝飾是以一種外表的東西之美來增加你內在的本質的美而反對妝飾，因為你之被人看見的身體，根本是外表的東西，只有你最深的心靈，才是你內在的本質。」

「身體只是靈魂的衣服，身體本身便是一種靈魂之妝飾。靈魂寄托於身體乃為實現形而上者於形而下，當形而上者實現於形而下時，則形而上者增加一新意義。所以態度與表情之美，由反照而增加發出態度與表情的心靈自身之美。」

「所以我們說身體對於心靈即是一種妝飾。你了解你有身體便已有所妝飾，因此你結婚時可以妝飾；只要你是真正愛美而想增加你身體之美。因為你的身體之美透過妝飾之美來顯示他自己時，是化妝飾之美為一種表現其自身之美的工具。只是，你必須深刻的認識，真正愛美者之妝飾不是為的人看，因為所愛的是美之自身，他愛的只是他身體之美透過妝飾之美來顯示他自己。」

「所以真正愛美者之妝飾，在其去妝飾的活動本身便可得一種滿足，因此他可以不必

自己照鏡子。因為他可以於妝飾的活動本身得到一種滿足，所以在他妝飾時與妝飾後對他妝飾出的樣子都沒有一點矜持。

「誰不由妝飾而生出一點矜持之意者，我們可以說他是一真了解妝飾者。我們看小孩子之最原始的妝飾的活動之存在，我們可以證實人心中有這種最純潔的對妝飾態度之存在。小孩子在妝飾時與妝飾後都可以沒有一點矜持，他可以任他其他的活動去污穢他的臉與衣服。然而這種對妝飾之態度在成人時，便只有較偉大的愛美者才能夠了。不過你的妝飾也可以為他人看，你也可以為增加人對你的美感而妝飾，但是從你望他人看只能出於望人分潤你所表現的美、使你表現的美呈於人心而普遍化的動機。

「人類有不可遏制的使價值普遍呈露於他人心的要求，所以雖是由妝飾而增加自己之美，亦希望他人認識。

「你也可以為使人增加對你之美感而妝飾，因為人本空可以為使人認識一種價值而去創造那一種價值。這是本於你之對人的真正的愛，——那不是本能的愛，——你希望人由你而得到一種滿足。但是你如真是出於你對人之真愛而希望人由你而得一種滿足，你所謂使人增加對你的美感，你所重的必不在「對你」二字本身，而在「使人增加美感」六字本身。如果你反省你是著重在「對你」二字本身，你便要提防你自己是藉妝飾來誘導他人對你之本能的愛，而你此時對他人之愛也只是一本能的愛。

「誰能分得清這兩種妝飾之不同而去掉後一種動機之妝飾者，他就是真正的配妝飾者。」

先知論完了妝飾，又一男子起立道：「先知論到美與妝飾，使我聯想到我的妻子她不能由妝飾增加她的美，而且她本身就不能使人生一點美感，她根本就很醜，她此外亦無任何長處，這樣我不知如何能愛她？」

德拉斯道：「孩子，如果你知道我所謂身體本身即是一靈魂的妝飾，你便知道只有心靈自身之美，才是人的固有的美。心靈自身之美外表看來雖似由身體之美而增加，實際上只是由身體之美而透露。人的身體之美，永遠只是一外面的橋梁，使他人能經由達到其心靈自身之美，而一切人的心靈自身沒有不美的。孩子，我要告訴你，人們說他為異性的身體美吸引而愛一異性，根本是人的幻覺。實際上從無一人是真為異性的身體美所吸引而發生過任何一種愛。人所愛的永遠只是異性的心靈自身。」

「孩子們，如果你們說你們之愛一異性是愛她遠山之眉、秋水之眼、玫瑰之頰，那我便要問你，你如真愛的是眉如遠山，你何不去愛遠山？真愛的是眼如秋水，你何不去愛秋水？真愛的是頰如玫瑰，你何不去愛玫瑰？她之眉、眼、頰，只是像遠山、秋水、與玫瑰，遠山、秋水、玫瑰，不是更可愛嗎？」

「孩子們，如果你們說這是因為這不同的美點交會而歸於她一人之身，所以你愛他，

那末這一切的美點交會在一塊，在你眼中看來亦不過幾根線條幾塊顏色配合成功的美之形狀，這形狀之美同其他任何繪畫所表現的形狀的毫無分別，如何可以引動你的愛情呢？

「孩子們，如果你們將此問題沉心細想，你便可以發見你不能拿她身體所具有的美，來說明你愛他之理由。因為你愛她是愛一特定的個體，而凡是可以用指得出的身體之美，都是她的身體與其他物可共通的形狀，不是因屬於她本身的。然而你之愛她，你卻又明覺她有一種固有的美，你愛的是她本身，這又是怎樣一回事？這即證明她除了你所指得出之身體美點之外，她本身還有一種美，這一種美只能是她心靈自身之美。你實際上仍然是受她心靈自身之美所吸引。不過這心靈自身之美是指不出來的，你是不自覺你之受這種美之吸引，於是你誤認你是受她身體之美所吸引，誤認你所愛的是她身體之美。實際上你所愛的只是她心靈之美，你只是藉她身體之美作橋梁而接觸她的真美，愛她的真美。她的身體之美只是她真美之外圍，她的真美則透過此外圍而真正吸引你。然而你不覺此真美之存在，反生出自以為所愛就是她身體之美之幻覺。這真美的世界中之最大的秘密。

「但是，孩子們，如果你一天真參透了此秘密，你便知道你們之所以希望異性有身體之美，只是因為你們不能直接達到對方心靈自身所具之真美。如果你們還希望異性有更多的身體之美，這便證明你與她心靈自身所具的真美有更長的距離，所以你須要更長的橋梁來把你超渡。然而如果你是一真正的愛者，你卻會自己去克服這距離，你可以不憑仗這橋

而坐在你自造的船或騰空直飛到彼岸，直接達到她心靈之自身之真美。

「這是一種絕對永遠無窮的美，牠存在於任何人心靈自身，只要你是真正的愛者，你終有一朝將接觸到的。這一種美是由愛而發現，不是由愛而創造的。」

德拉斯說到這裏，一青年起立問道：「如果異性身體之美不是愛情所必需的條件，請問愛情是否必需其他之條件，愛情究竟是否有條件？」

德拉斯道：「孩子，你問得很好，我可斬截的告訴你，說到最後，愛情是無條件的，猶如人間一切的愛。」

「孩子，世間一切所謂愛情的條件，無論是學問、地位，以至可指出的道德、品性，都同美貌一樣，都是心靈自身之外圍，都只是一種引導你去愛對方的心靈自身之工具，使你經驗你們的愛情生活之工具。」

「孩子，如果你是愛對方的學問，你何不先去當他們的學生？如果你愛對方的地位，你何不先去當他的部屬？如果你是只愛他的道德品性，你何不先去當他的朋友？為何你一定要當他的伴侶？」

「孩子，凡是你可以指出的對方之任何條件，都不足以真說明你愛對方的原因，因為你愛的是他本身，不是他之任何條件。如果你始終想着你愛的是他之任何條件，即等於說你不曾愛他，孩子們，不錯，如果一異性無任何條件，你也不會去愛他。但你要知道一切

條件只是一橋梁，只是一引導你去愛他本身的工具。一切條件在愛情中的效用，不在他積極的一面，而在他消極的一面。因你之原始的愛情要求，本是可以以任何異性為對象的，你不知何處求愛情之歸宿，於是異性中某方面條件特別好的，便把你拴住使你與他發生愛情的關係。異性之條件之拴住你的心，如同一根繩子把牛拴在樹下吃草，但愛情生活在吃草，不在被繩子拴在樹上。

「所以，愛情生活本身是一切條件的超一切條件，那唯一的條件只是你們之如何使彼此的愛情變為更深細更悠久，使你們的心靈自身有更息息相關之同情的振動。

「所以，孩子們，你們在選擇對象時，你們不能忘卻條件的比較是不錯的；但這只因為你們尚不會愛，所以需要條件來引動你們的愛。然而你之所愛卻始終不在對方的條件，而在這些條件所依附的東西，那即是對方的心靈自身。所以你在覺得對方有條件可愛時，你尚不會真愛；你真愛時你必然忘了對方之一切條件了。

「孩子，你如其參透這個真理，你便可以無條件的愛一個人，猶如你可以不要橋梁而飛渡到彼岸，自動的到草原去吃草，不待繩子來拴着。你可以因為愛他你便愛他了，這種最樸素最原始之愛情，正是宇宙間最可貴的愛情！

「孩子們，凡是說得出的條件，永遠是可比較的，是相對的。如果你們只注目在對方的條件上，沒有一個伴侶會使你永遠滿足的。所以一切忘掉條件的觀念的人，必一朝發

現他自己的愛情已走到墳墓。但是誰若能了解真正的愛情在一切條件之上，他便能從最不滿意的婚姻中創造出最可貴又最偉大的愛情。」

德拉斯說到此處，一女青年起立道：「聽了剛才先知的話，似乎認為愛情生活中唯一的條件即要彼此都了解如何創造其愛情，但是我要請問，我們怎樣知道對方是這樣的人呢？」

德拉斯道：「嚴格說來，一切人都可成爲這樣的人；只要你以身作則去感化你的對方。不過，對於你們未婚的男女希望選擇一個已是這樣的人來作自己的伴侶是應當的。那麼我便告訴你們如何知道對方是這樣的人。」

「孩子們，真正了解愛情的人，亦即是了解其他一切愛的人，因爲人類的一切愛是同源的。真正的愛情，只是人對於真理的、愛美的、愛善的愛之表現於男女間者。所以，孩子們，當你選擇伴侶時，你要考察他將來是否可與你有真正的愛情，你應當看他是否富於其他各種的愛。你千萬不要以爲那種向你說將他『整個的心』交與你而捨棄其他一切愛者爲真能愛你者。實際上則只有多方面的愛的人，才有完全的人格，才配用『整個的心』這四個字。只有這種似乎分散其愛於各方面者，然後其任何一方面之愛中才都有一整個的心在裏面。」

「所以，孩子們，如果你們是真善於選擇伴侶者，你們不當只注目在他對你表示的

愛，而當注目在他向他人是否表示愛；他對於真理、對於美、對於自然是否表示愛。真正同你可有深細悠久的愛情生活的人，永遠是那種有各方面的愛的人；因為只有那種人有完全的人格、有整個的心，也才有整個的心來愛你。」

第五章 論愛情中之罪過與苦痛

德拉斯說到此處，日已落在喜馬拉雅山之後，但是宇宙的光明是永遠存在的。當日落時，月輪又自森林之後上升起來了。月光射入林中，復映在前面恆河的波浪上，夜景之美，使青年們忘了疲倦。他們都不願回去，其中有許多人問題未獲解答，德拉斯恐怕他們疲倦，告訴他們願意回去的都回去，但他們仍不願回去。德拉斯遂道：「關於我要說的話，主要的都說了，如果你們心中已無問題，大可不必留在這裏。如果你們留在這裏，你們可以睡在森林裏。如果你們尚有問題未解決的，你們可以問。其餘的可以自由休息。因為一切的答案都是對問題而生意義，倘無問題而聽一些答案，反足以使你們引起些問題，這並不一定是很好。所以，孩子們，如果你們不願意離開我，你們亦不必再聽我的話，你們在此大自然中安眠一夜吧。」

德拉斯說這些話時，聲音是分外的柔和，月光射在他皓首長髯之上，顯出一慈母般

的面容。青年到底是青年，他們本來疲倦了，聽了這一段話真好似母親的催眠歌，那些沒有問題的便都呼呼的睡去了。

德拉斯看見一個一個的青年在林中睡去。有的是情侶，便相倚而睡，有的只是孤獨的一個人。但是他們之間沒有嫌疑，沒有嫉妬，沒有矜持，他們都滿足的安眠着。睡眠，睡眠，睡眠使人暫時隔絕外在的世界，回到內在的自我，這也是宇宙的靈魂呼召人的靈魂回到他自身的一種狀態。睡眠是可愛的，睡眠中人的靈魂都成爲無所待而自足。幸福的人，苦痛的人，在睡眠中都是平等的。他似乎看見無數安祥靜謐的靈魂，在每一青年自身之旁圍繞，而此無數的靈魂都爲一宇宙靈魂所包裹、所護持，他想着他在宗教上哲學上所信的梵天的教義，感着一種難言的精神激動，這一種激動又似乎要使他流淚。

這時，在較遠的林邊，似乎有些青年仍然站着。他們或低頭，或凝視着月光，他們都似有深憂，他們正是那尚有問題未解決者。德拉斯道：「孩子們，我知道你們是尚有問題未解決者，你們可以來問我；但是我不能大聲的說話，恐怕驚動他們的睡眠，你們一個一個單獨的來問我罷。」

論罪過（一）

於是，一個青年便慢慢的走來，他的影子從許多睡眠者的身邊經過。他來了，他提出

他的問題道：「剛才聽了先知所教訓之一切，使我非常難過。先知講愛情應當專一，但是我過去曾經愛過許多異性，雖然不曾定情，卻已生了許多不正當的意念。我聽了先知的話，使我想着我對不住我現在愛的人，因為她始終是一個意念純一的女子，我現在感到一良心的懺悔。這一種懺悔在平常是不會發生的，然而自從下午聽了先知的話，一直使我感到懺悔。我恐怕以後更加重我的難過，使我不能生活下去，因為我現在相信道德律是無上的了。」

德拉斯道：「孩子，你要知道一切道德的訓條都只為激發人的現在，感化人的將來；世間沒有束縛人的固定的道德的訓條，也沒有要人只懺悔他的過去的道德訓條。」

「孩子，如果你過去曾愛過其他異性，只要不曾真正的定情，你何必有更多的懺悔？因為天生每一人本是獨立的人格，不是預定屬於那個的。」

「人類最初求偶的要求，本是任何異性為可能的對象的。」

「當你的愛之流向未得到一定的河道時，牠是不免向四方分散的。必須待你擇定了你的對象，得着牠應遵循的河道，然後那原在地面向四方分散的水，才自然向深凹於地中的河道集中。」

「孩子，你也不必惋惜你過去曾將你之愛流向現在你認為不值你愛的對象流注，你現在的對方如真了解愛情，他必能原諒你的過去，因為那些對象你們可以視為引發你愛流流

出的工具，如同諸小溪之爲導諸水入河的工具。河水如果會有知，牠還會感謝那些小溪哩。不錯，當諸小溪集中於一河道時，不必是一直的下注，牠們常是蜿蜒曲折趨向同一河道。當他們最初匯合相交時，水波之間是不能沒有矛盾的。然而經過矛盾後的水勢，卻是更浩瀚而強有力了。也許在溪水初流入河時會遇見洄水沓，這象徵的是你有時會感到一極大的心理的反復。只要河道已經擇定，洄水沓中的水，還不是終於流下去了嗎？

「孩子，你也不必因爲想着過去的雜念之存在，而感到你內心曾有之不純一而難過，因爲我們的譬喻，會引起你過去的溪流總是永遠存在的聯想。

你要知道，愛情之本身是水，而不是溪與河道，你的雜念似乎總是永遠存在，這是你只顯愛情之所通過而不看愛情自身的緣故。愛情的自身只是水，水自溪溝流入河道，溪溝的水便乾涸了。你的水現在只現着河道流到江、流到洋，過去的雜念雖然在你的記憶中，然而你的愛情本身已經遠離過去了。

「你的愛情本身現在是整個的在河道中流行，乾涸的溪溝不會分潤一滴。只要你不再想將你的愛情倒流，你的愛情便成永遠純一了。你的愛流完整而純一的依托在河道上，這河道即如你的對方。她如真了解愛情，不會不滿足的。」

論罪過（二）

德拉斯的話尚未答完，另一青年已站攏來。他等德拉斯的話剛一說完，便馬上提出一個問題道：「先知，我的情形與這位朋友卻不同，我是先會同他人定情的，然而我竟孤負了他。我聽了先知的教訓，使我想起我過去的負心，使我非常難過，我不知如何補救我的罪過？」

德拉斯道：「孩子，一切罪過在真切的懺悔時便已消除，你有如此之深切懺悔，孩子，我現撫摩你的頭頂，你的罪過已沒有了。孩子，人類永遠有罪過，這只使我們發生無盡的悲憫。我們對他人的罪過悲憫，也對自己的罪過悲憫。」

「孩子，當你對你自己的罪過悲憫時，你已上升於神，你的罪過已沒有了。」

「孩子，我問你，你所孤負的人是否還沒有其他的愛人？如果沒有，你可以喚她來，你可以當她的面懺悔。如果她是一偉大的愛者，她將原諒你。如果不原諒你，你是對得住她了。」

那青年道：「他有無其他愛人我不知道，但是我又與他人定情了」，他說到這裏，月光映在他憂鬱的面上，似乎不能說下去，他感到一純粹之良心責罰。

德拉斯聽了他的話，遲疑了一陣又答道：「孩子，如果你孤負了他，而你現在又與他人定情，那麼你便可以這樣想：孤負的已經孤負，過去的事之不可挽回，這是時間為我們安排下之鐵的定律，你可不負責任。」

「孩子，人的生命雖隨時間流轉，然而只有現在的責任是你所當盡的。你現在有了他人，你便當一心去愛他人。你如果覺得你孤負了以前的人，你現在便不要再孤負這一個人了。你不能向你從前的人懺悔，你便向你現在的人懺悔。如果他是一偉大的愛者，他將原諒你，爲你洒同情之淚而忘了他自己。如果你不便向你現在的人懺悔，你也不要繼續的難過。你祈禱你那從前的人有比你更好的愛人吧！」

「孩子，你只要如此祈禱過，你便不要再想着你從前的人了。你想念從前的人，會使已死的情愛復蘇，這常是對於已往的留戀。人類不當留戀已往，你要防備你對已往的人愛情之復蘇，那樣你便對不住你現在的人了。」

「所以，你現在不要再懺悔，再念着你過去的人了。你從現在起，便一心表示你對現在的人的忠誠，你不能補救的罪過，在你對你現在的人的忠誠中來求補救吧。」

「因爲當你真懺悔將過去之心的罪過消除時，你的心已還歸於純一的心，過去的人與你現在的人也成爲一人了。」

論再婚

德拉斯說完了上面的話，又一青年起立道：

「請問先知，配偶死了的人，可否再婚？」

德拉斯道：「孩子，關於人應否再婚的問題，是非常難於解答。但我要先斬截的對你們說，在原則上，人是不應當再婚的。因為人是能回憶的存在。人死時無不感受一種苦痛，你想你對方死時的痛苦，你便自然不忍與他人享樂了。而且，愛情中不能無嫉妬之存在，你想着他的靈魂看見你與你新伴侶共同歡樂會感着難過，你便自然不願再婚。這些是人本性中所有的真情，你不當拂逆這人性中原始的真情，所以原則上人是不應當再婚。」

「但是，孩子，只要你根本的動機不是滿足你本能的要求，而出自一高尚純潔的動機，你也可以再婚。」

「你可以覺得你孩子無人看護而再婚，這是爲了你的孩子。你可以爲了有一伴侶幫助你從事社會文化事業，實現真善之價值而再婚。你也可以覺得你遺傳很好，你應當爲國家民族多生一些子女而再婚。然而這些動機，你必須自己細細反省是否真正純潔。這你自己是知道的。而且你要想想你對方之靈魂是否能原諒你，是否願意你如此。最好是他死時曾經爲了愛你而勸你以後再婚；至少你也要想他是能原諒你。如果你自己想想你的動機是純潔，他又曾如此勸過你，或你想你定能得他的原諒，則他對你之愛情已成最深的愛情而化爲一更高的友情，那是沒有嫉妬的成分的，而且你之再婚他的靈魂知道了必然會高興，因爲他不忍你受寂寞之苦，他希望有人來替他愛你與他的兒子；那你便可以想着他之高興而高興的去再婚。這時你的高興便成爲由他的心靈透過來的高興，你以後可移你對於他的

愛來愛你現在的對方，而且你必須整個移來，因為他的愛情已化爲不嫉妬的更高潔的友情了。

「不過，如果你想你的動機不純潔，他也未必能原諒你時，你最好不要再婚。不然你以後一朝真情流露，會自己受良心的責罰，而感受極深的苦痛。你覺得你對不住以前的人，而且也許會埋怨你現在的人；覺得他破壞了你的堅貞，那你以後的婚姻便會成爲苦痛的婚姻了。」

論第一次之愛情

德拉斯說到這裏，一個女青年走來提出一問題道，「先知，現在有一男子正向我表示愛，我也愛他；但是我想着他是曾經愛過他人，與他人結婚而妻子死了，我便覺不滿。因爲我覺得他的愛情不是完全的，先分了一半與別人了。」

德拉斯遂答他的問題道：

「孩子，你不要有一念想着他過去曾愛過別人，有過妻子，而覺得他對你之愛情分了一半與別人。事實上在真實的愛情中，人的精神是整個凝注於現在。過去的已過去了，便不復存在。他已離開他過去所愛的人，他們的愛情便完全不復存在了。如果他對於她的好處有許多回憶，那便是一種已化爲一純粹友情的回憶，這你不當嫉妬。」

「孩子，我知道你會想，如果他過去不曾愛過她人豈不更好？那末我便要告訴你，恰恰相反。曾愛過他人而喪過偶的人，這一種人，心中常有更豐富的愛情。

「孩子，你可知道一個不曾經過愛情與婚姻的人，對於愛情與婚姻的態度反比較淡薄，而失過愛喪過偶的人，往往更需要愛情的慰藉是為什麼呢？這是因為他這時除了他原始的對於異性之愛情外，還有由他與她共同創造出的愛情一併積存於心中，所以他現在有更豐富的愛情，更急需一安頓之所。

「所以，一個失過愛、喪過偶的人，如果不再把他的愛情用於異性而轉化以作其他事業，可以有更偉大的成就。如果他要對所喪之偶守堅貞，則有更大的貞心。如果他以更大之理由不能守貞、不能寄托其精神於其他事業而重新愛他人，則被愛的那個人將由他獲得加倍的愛情。他是更幸福了。

「所以，孩子，你要你知道如果現在愛你的人過去不曾失過愛、喪過偶，也許對於你之愛尚不能如此深。你的話是顛倒了。不過，在你尚未開始真愛時，你想着他過去曾愛別人，你總不免有一種不滿。因為你現在與他的真愛是零，是不會存在，而他與他過去愛的伴侶，在你心中總是一個會有的存在，所以你免不掉一種莫明其妙的妬意，而存有他所施於你之愛情先受了損失的幻覺。只要一朝你同他真有了愛情，你親切的感到他對你的真愛時，你便知道那幻覺終於是幻覺了。」

論離別

德拉斯說到這裏，又一女子來說她的伴侶遠行，她常常思念他。她說，我常思念他，也許他也正思念我，但是他可知道我也正思念他？他可知道我正想着他在思念我？這些事誰能保證，除非他忽然自天際飛來，然而他始終在天際。」她說着說着已哽咽不能成聲，她真是一多情的少婦。

德拉斯見了這種情境，忽然化出分外慈祥的面容而安慰她道：「孩子，請你不要爲離別悲傷！離別增加你們的思念之苦，也增加你們之更深的了解與感情。離別使你回想起過去你們間的一切事，你於此時想到你之過失，你於此時想到他之好處。在離別中你們的感情在默默生長，離別的愁苦必然轉化爲再會時所增之歡樂，二者之量是絲毫不爽。」

「孩子，如果你說你無法解除你正在思念時之愁苦，那我便要告訴你，你何不忽然忘了當前的一切，沉入你自己的思念中？你思念他，他即在你思念之中，他不是已在你面前了嗎？」

「孩子，你思念他時你說你不知道他可思念你，那麼我便告訴你，相愛的精神與精神相愛的心與心，永遠是彼此感通着。你在思念他時，你的思念便達到他的靈魂；你的思念必然會引起他的思念，而且想着你之思念他。誰又能作證事實不如此？我可以作證，事實

必然如此。因為精神與心永遠不但不受空間的限制，而且越過空間的限制以發揮其作用的。這是鐵的真理，任何人不能摧毀牠。」老人說到此時，鬚髯在飄動着。

「也許會有人作證你思念他，他不思念你，那嗎我便要告訴你，這不能說是你的思念之力量不曾達到他，這是因為你的思念之力量只達到他心之背後，他尚不曾覺到，他要過一時才覺到，才以思念來報答。好比當他與你住在一處而正在作事時，你以手拍他之背後，他要待一會才轉身來看你。你手拍他的背後，他不會不轉身來，你思念之力量達到了，他對你之思念遲早也將引起。

「你不要只注目在空間之距離、身體的隔絕，當你思念時，你明知道思念是你精神的活動。如果你是在真正思念中，你便當以精神的眼光看世界。精神是不受空間的限制的，你必須於此時深信。

「如果你不信精神是不受空間的限制，你只想着你們之空間上的隔絕，你不是真正的在思念中，你的思念決不是最深切的思念。只有作最深思念的人才配當一個愛者。你不作最深的思念，不相信我說的精神感通的真理，你便不配當一愛者了。

「孩子，思念使你苦痛，使你憔悴，這使你對方更難過。所以，孩子，你不應當因思念而損及你的康健，你還是去作其他的事，使你心情更暢快，身體更康健，使你們重相見時彼此更高興吧。」

論死亡

德拉斯話說完了，又有一女子走來，她是死了丈夫的妻子，她希望德拉斯與她以安慰，於是德拉斯說出以下的話語：

「孩子，你愛的人們是不會死的，因為人的精神靈魂永遠存在。你覺得他死，只是你看不到他，猶如太陽落山，他不過轉到地球之彼面去了。」

「太陽的比喻尚不算好，因為你至少是不見太陽的光輝了。然而他的愛的光輝卻永遠照着你，你不見他只是他轉在你背面，如你之面向東，太陽轉到了西方一樣。」

「孩子，你要深信靈魂是不會死，因為靈魂是一直藉軀殼而表現，不是由軀殼而生。不隨軀殼而生的，也不會隨軀殼毀亡而不存在的。」

她問：「但是他的靈魂在那裏呢？」

德拉斯道：「孩子，那就在你的心的深處。你思念他，你心目中有他的影像，即他顯現你心之外表。你不要說這是你自己的回憶，你焉知不是真正的他在喚起你的回憶呢？孩子，你要知道你思念的他，不只是你過去經驗中的他，而是永遠的他，永遠的他永遠存在的。」

「如果你思念的他，只是過去經驗中的他，你過去經驗中的他，亦永遠存在於你過去

經驗中，他亦是不會死的，你不見他，就比如太陽之落在地下吧了。你只要真願意見太陽，待你今夜有好好的安眠，你明朝將與他相見。

「太陽必有來日，生命必有來生，因為生命是永恆的光輝。你們如果真相愛，你們必有來生的夫婦。」

論失愛

德拉斯安慰了喪偶的人，又聽見他安慰另一失愛的青年。他的話仍然那樣柔和，好像一個朋友安慰他失愛的朋友。他的話是：

「孩子，請你不要為失愛而悲哀。因為必須互相反映的愛情，才是真正的愛情。」

「孩子，你的愛之光向他射而無所反映，猶如你以一鏡去照另一鏡，另一鏡已不復存在，你還照什麼呢？」

「孩子，你愛他不過希望他愛你，現在他不愛你，你何不以你自己來代替他而自己愛自己呢？如果鏡子不能再照另一鏡子，你不會將鏡子來照你自己嗎？」

「如果你真能愛你自己，同情你自己，而愛你自己，對你自己生同情與愛，你試玩味你之此一心境，你便可發現你自己之內部即有無窮的愛光之映射了。你何必求他再愛你呢？孩子，你應愛你自己，不要拿苦痛來摧殘你自己了。」

「你怨他對你太殘忍，但是他是不愛你而對你殘忍，那算不了殘忍；你自己原是愛你自己的，你現在竟因他不愛你而以苦痛自己摧殘你自己，你對你自己是太殘忍了。如果你厭惡他對你之殘忍，你應當更厭惡你對你自己的殘忍。你應當自苦痛超拔出來拯救你自己，以表現你對你自己的愛。孩子，世界是如此之廣大，一片花影、一點陽光，都是宇宙靈魂之顯示；神之足跡徧於任何處，你何不去愛那徧在的神？神是永遠愛你的，可是你常常忘了他，神不會感到失愛之苦痛嗎？」

「孩子，世界上還有多少人，在啼飢號寒，另外也還有多少癡男怨女在咨嗟嘆息；他們在希望任何人能與他一點幫助一點慰安，這任何人中便包括了你。你何不去與他們以幫助與慰安？他們希望人對他表示幫助慰安而沒有人向他表示幫助慰安，他們不是感受沒有愛的苦痛嗎？」

「孩子，宇宙還有多少潛伏的真理待人去發現，潛伏的美待人去表現，而沒有人去發現表現。那些真理與美，自古及今無人去過問，如牠們有知，牠們所感之寂寞與淒涼之苦，將與宇宙一樣的悠久。牠們也希望愛牠們者去表現發現。如果你去表現發現牠們以破除牠們無盡時間中的寂寞淒涼之苦，豈不是更偉大的工作嗎？」

「孩子，世界是如此之廣大，宇宙是如此之神奇，你為什麼只限於個人的失愛之煩惱？你太不愛自己，也太不愛世界了。」

「孩子，我要告訴你人生的目的，不在獲得什麼，而只是把你的生命力貢獻出來！」

「人們的一切活動方式，都不外一種貢獻生命力量的場所。」

「人本有各種生命活動，但人可以終身專注於一類精神性的生命活動方式。因為重要的事，不是方式本身，而在生命力之貢獻。所以，孩子，你不要以為愛情生活是人們所必需的。」

「你看，許多大哲人大宗教家，他們不是終身沒有愛情生活嗎？他們並不感受苦痛，因為他們把全部生命力用到他們所擇的事業中了。」

「你的生命力本身如房中之水，他可以有許多窗戶。但是他可以將其他的窗戶關閉，爲了這個窗戶可以有更多的水流出。孩子，你現在的苦痛是覺得心中有許多情愫無處發洩，這是你的生命之流出在愛情的窗戶前面被阻塞了。但是其他的窗戶永遠是開的，你爲何不轉變你生命之流流出的方向？轉變方向永遠是可能的，因為你是運用生命力之主宰。」

「孩子，縱然你覺得你不能使你生命之流轉向，你沒有適當之愛人，你也不當將你愛情亂用。你應當把牠蘊蓄在心之深處，好好保存，等待可用時再用。如果你終身沒有可用的機會，那你在死時便算把宇宙靈魂賦與你完整的愛情完整的還給宇宙靈魂；你不是爲任何人而守貞操，你是爲對宇宙靈魂而保持他賦與你東西的純潔。」

「那你便是一宇宙的情人，那永遠的愛情的負荷者。你將爲一切了解愛情真義的人所

膜拜頂禮！你的人格是較一切有圓滿愛情生活的人更偉大了。」

德拉斯說到這裏，月漸漸向西沉，天漸漸明。轉瞬太陽自東邊出來，燦爛的朝霞遙映喜馬拉雅山的白雪，又別是一般景象。許多青年倦臥的都已醒來，聽了德拉斯的話，都沉思的張開了他們的大眼，似乎共同在慶賀太陽的再升。在野的青年們都獲得他們各自滿意的答案，安祥愉快的表情，呈現在每一青年的面上。忽見德拉斯自他所依的老樹邊移動腳步，側面向喜馬拉雅山一望道：

「青年朋友們，太陽出來了。我要在初升的朝日的光輝之下，離開你們了。早晨的空氣是分外的涼爽，我要趕我自己的路程，我要走了。青年朋友們再會吧。」

當德拉斯說到這裏時，許多青年想着這一日夜的聚會，想着德拉斯講的每一句話的表情，他給他們的印象實在很深，他們真不忍聽他說出他要離開的話。都不禁要落下淚來。但是他們馬上扼制住，他們知道他必須走，他有更深的理由，是他們所不知道的。但他們相信他定有那更深的理由。所以他們有的正在試想着那更深的理由。

德拉斯已漸漸走遠了，走遠了。他們都不知道要向他說什麼臨別的話。他們只是各人在自己心中對自己說：「先知，我永不忘記你的話！」他們癡癡的立着，望着德拉斯的影子漸漸的小，皓白的長髯遠遠的隨晨風飄動，仍是遙映着喜馬拉雅山的白雪。他們望着他踽踽的獨行，他沒有伴侶，沒有小孩。他告訴人如何去談愛情，但是他從不曾經驗愛情。

他所愛的只是人類之愛情本身，人類的愛情所自發之宇宙靈魂。他是孤獨的一人，他現在在恆河沙岸上蹣跚的獨行。遠了，遠了，漸漸全看不見了。然而青年們的心目中永不忘的是他那與喜馬拉雅山的白雪交映的白髮，每一根白髮繫住一個青年的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一月渝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一月滬一版

愛情之福音

全一册 定價國幣一元四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發 行 所	印 刷 所	發 行 人	譯 者	著 者
正 中 書 局	正 中 書 局	吳 秉 常	唐 君 毅	WILLIAMS 4

(1957)



101751675



中華民國玖拾伍年陸月壹日 購買

國家圖書館



003046184



書目